



白榆集

文部

卷十

書

卷十一

書

卷十二

書

文部

卷十三

書

卷十四

書

疏啓

白榆集卷之十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五

與汪仲淹仲嘉書

仲淹仲嘉二先生大雅足下在昔雁行奮翅頡
頏藝林爲千秋美譚者東阿子桓應瑒應璩平
原清河康樂惠連聲中金奏氣干星虹盛矣乃
今世兄弟振操一捫兩雄在吳則有王氏二美
在新都則有卿家伯仲僊才靈氣飄飄乎如子

晉延壽共舉桐栢茅盈衷固分治華陽文彩朗
映人代豔仰不穀結髮論交幾遍海內乃獨於
卿家兄弟未有當也往歲龍使君入都不穀嘗
奏記伯氏司馬尚未及通二仲足下未幾僕中
讒者投劾而南六月抵西湖就水國芙蓉則聞
賢兄弟且走虎林會不穀不穀蓋日夜望關門
紫氣久之履綦杳然乃東東而白榆使者至自
大鄣則伯氏實與龍使君移書招僕入白榆社
始知仲淹方抱幽憂之疾曩日行李所以不果

發坐此耳某越在東鄙最爾龍子小國悉索敝
賦不足以當上國之十一其何敢以與黃池之
盟維是軒轅玉虛靈蹟名都夢寐久矣聞命之
日卽裹糧杖策蹋大雪渡西泠來不審仲淹先
生病業有起色否僕雖無救生七發足已卿疾
條然名理何必減叔寶平子能使仲淹神骨清
冷體氣和暢或者更賢於七發也然聞仲淹實
深於禪悅卽所稱卧痾安知非維摩居士示疾
乎審如有文殊所不敢前何況僕哉仲嘉無

白梅集 卷之十
恙詹生來顧不得風霜隻字以爲長恨車馬冉
冉近天都峰相見把臂作大笑先此布聞

報龍君善司理

不佞弟故自人外人往濫吹蘭省居恆有拄笏
西山意四明山靈藉手伊人得早還初服幸矣
幸矣足下青松心竟不改千里相招書辭忼慨
始知皓首以爲期枉駕惠前綏古人語殆爲吾
兩人設詹生充白榆使者至四明食不下嚙鵠
立庭中敦迫上道不佞遂發白嶽黃山之興冥

寥遊且始於此矣第無謝眺驚人詩足酬賢使
君高雅許遠游王詢輩媿媿名理差亦不乏弟
方奉道清齋性又不善麪君無煩烹宰牛治
平原十日飲止須多畜名香滌佳茗以迓黃冠
道人足矣昔李青蓮罷供奉浪遊人間始客任
城依賀監後寓當塗歸湯冰風流文采照暎千
秋僕於青蓮無能爲役仁兄視當塗任城兩君
不啻過之且也司馬公當今人文海岱僕此行
非惟畢願白嶽黃山亦樂附兩君子青雲以此

白梅集 卷之十
月十二日發官奴城旬日可抵大鄣把臂入林
矣詹奴還先此奉報聞足下方抱鼓盆之戚不
佞且以南華諸篇奏之斐几一散君懷相見在
卽不盡願言

答李惟寅

含香之署如僧舍沉水一鑪丹經一卷日生塵
外之想蘭省簿牘有曹長主之了不關白居然
雲水間人獨畏騎欵段出門捉鞭懷刺回颺薄
人吹沙滿面則又密想江南之青谿碧石以自

愉快吾面有回颺吹沙而吾胸中有青谿碧石
其如我何每當馬上千騎颺沓堀堞紛輪僕自
消搖仰視雲空寄興寥廓踟躕少選而詩成矣
五鼓入朝清露在衣月暎宮樹下馬行輦道經
御溝意興所到神遊僊山托咏芝朮身穿朝衣
心在煙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爲猶夫
宰官也江南神臯秀壤多自左掖門下題成足
下住秦淮渡口煙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
地萬里而書來恫惓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

白梅集 卷之十
取心冥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垢自
寓清虛內境煩囂則幽居亦有龐雜足下以爲
然不鄒爾瞻以言事忤明主又有秣陵之行此
君清身直道有國之寶也足下當與朝夕嘉晨
芳甸條風駘宕南睇美人匈如結矣

與顧益卿

李牧今在邊矣漁陽涿鹿之間如增築一長城
足下才名雄略爲時人物色南北奔走何時稅
駕乃不知足下滌除玄覽聞道有年詎止英雄

伎倆哉第二云英雄亦屬皮相僕文弱六尺爾幸
不爲世眼所窺而身多雕蟲一技未免以筆札
爲人役淫精耗神時時有之乃知甘井直木之
喻有足痛心者足下治薊州有美醞當君在事
僕醉客之具且取給焉薊州固僕貢獻之國矣
僕居長安貧日乞燕市米而座客不減無步兵
之廚而有北海之累奈何然僕固不以此小損
其消搖之致常動常照主人翁尚無恙也足下
日講兵事以薪近火得無然其胸中須彌不婁

上兩王匿跡雲霧時時爲人篡取豈鴻飛尚不高邪而僕與足下又苦未能遠舉寥寥此道終無人哉從紛拏中潛煉密緯僕與足下願各努力

與王元美先生

先生掩關塞允當遂有所證悟不某被風塵驅入火宅車馬之勞筆札之役時時有之年逾四十而溷黷不休精氣安得不銷亡所幸胸無機事七情差輕得失熬煎不關靈府然文字一障

沒溺深矣大道斷非江鮑徐庾所了流年石火思之沉痛含光養神多言損慧自古賢聖咸務歿嘿惟南華先生縱橫恣肆排倒千古簸蕩三才言語之盛剖判以來無兩而先生終證大道不聞以高文雄辯洩其靈光何也豈其神氣內守終日言而未嘗言若兒啼天籟也僕中無所得而日事沈洋自非南華耗損必矣乃今尚未見衰相現前覺精力較之少年時不減第恐漸耗漸零一朝而覺晚矣此魔能使人飛揚快爽

去之爲最難先生何以教之今天下之望盡歸于婁上四王先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物不貴雞鶩而貴孔鸞也雖然願先生取白雲封戶無輕問短轅也不直則道不見請竟言之先生業謝人間事修心煉性作了道丈夫便應翛然長往一行出山追逐紅塵妨廢大事空擲流光前功盡棄故不應出此甚淺之乎談王先生者境風欲冥喧寂惟一大丈夫欄柄在手何避涉境涉境不迷是大自然在事了不了皆可拂衣何必

鑿坯而逃乃得爲是顧先生所處時勢有不可出者何則丈夫進退欲其有據也先生與三先生閒居空谷寂照煌煌洞此久矣僕何必癡人說夢邪 主上注念荆翁深矣恐不可免道故有恰當者在必不必安排大事因緣定不在九列三事世人之說曰上意不可違又云道自委蛇無妨秣馬僕無識妄意以爲皆遷就之語也都水軒轅子微希夷俱常蒙人主逼取之竟以揮手不聞云道故委蛇惟宋齊丘進則三公退則

白梅集 卷之十
九華先生三公九華數數往來後世不聞人言
九華先生賢于都水諸公也區區杞人之慮安
肆其胸臆惟四先生深計之惶恐惶恐

與沈嘉則書

婆娑蘭省曹務總歸曹長了不相關白平明入
署如坐僧舍焚香讀書亦甚清適出門騎馬風
沙被面謁客投刺獨苦苛禮以筆札事人僅當
鼓吹風雅之業其衰乎居長安貧甚生平無長
物止有圖書數篋乃爲波臣所妬五純之絲亦

如之挈以鬻于市不售則及細君簪珥而細君
又雅有桓氏之行縞衣練裙頭無金雀耳無明
月生平亦無程鄭之交可以告貸胸中五車不
足當一囊吟成五字持向屠沽易斗粟嫚笑而
不荅彼無所用之京師士大夫近復煩文多浮
費其何能給而門前之客通不減時或甕中生
魚而譚笑盈坐僕自通脫未嘗不以實告客有
脫粟無酒則與客飯脫粟而已而名理不廢腰
間僅有一銀帶邇亦毀之以佐酒資爲令六載

白梅集 卷之二
蕭然如此而市上人猶妄以胸臆見度乎饑寒
僕所堪必不足動其靈府而內給妻孥外供賓
客未免大費支分然自覺消搖之致絕不爲減
蓋僕從此有悟非孟浪處此者萬緣都輕百慮
都剗獨有文字一障尚苦葛藤嘗以一箋與田
叔力欲焚筆硯不能也先生老矣雕龍之辭業
已千秋雖布衣乎家有負郭反勝于余之有官
者淋漓彩筆浩蕩杖屨僕勸先生一朝盡舍之
鳥去猿來水窮雲起于此中儻得少趣此大丈

夫結局之時也而先生故是寥廓人當下立辦
區區此言亦屬不智矣數千里遠訊臨風悵馳
惠而好我其無忘瑤華之音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僕居長安澹矣寡營蕭然髮僧獨可笑文字之
癖日甚一日深入膏肓功德之水不能洗上清
之劍不能斬婆娑含香曹務殊簡署中焚沉水
坐南牕修竹下正可調神御炁密緯潛修無端
詩興撩人遣之不去騎馬道上手捉馬箠而心

役萬境卽冰雪在地風沙彌空不自覺五鼓朝天入宮門顧見星月便爾蕭森身方與朝士趨蹌而趣已在西冷天竺上當其意得山河大地入眼俱空僕年四十精已銷亡塞免葆光長恐不及奈何虐使元神坐令雕耗明知其害莫能剗除何也嘗細察病根尋其起滅夫大慧不耀至寶不華五慾慾也文字亦慾也五慾近濁故爲愚夫所溺文字之慾近清故爲哲士所馳總之罷耗毒藥流轉根因一墮其中拔足難矣孔

欲無言厥有六籍佛空諸相亦垂藏經神王發藻于大洞青童揚葩于玉書太上抽玄于五千西池標情于四韻余讀楞嚴維摩神幻精光文心絕麗余讀丹經真誥高華深秀韻語尤工得道之人銷聲匿景身世兩遺遊戲虛空土苴萬物而猶似不忘區區者若云彼寧渠意在修辭以包元氣載大道如是而已夫意不在修辭卽凡陋蹇拙而可何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也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是猶不忘區區又况我輩

能不濡首哉然而不可不戒也今夫嬰兒終日號而不嗔大塊終日噫而不傷純氣之守也至聖靈人從妙明吐華真竅流響其神不勞其氣不耗嬰兒大塊爾文人藻士剗心以思役志以索思而不來竟愴怳而馳六合索之不得意蕩漾以冥鬼神丹元君如車輪然推而跬步推而萬里推而鴻荒推而眉睫有不受傷者豈理哉從古文士竭一生之精力以從事此道其言皆留永年而其身未免早謝坐此故爾嗟乎丈夫

墮地有此靈光上可證入無上歷劫超塵次可修還大丹驂鸞駕鶴何乃空以其身為蠹魚卽三食神僊字何益矣低回自度投袂而起力驅此障去而復來是我輩之宿業人生之大魔也僕及此時尚未見大損譬之小火熬油微波泐石當其細微不見可患一朝耗盡何嗟及乎而僕猶以此障雖重他嗜則寡得喪頗齊榮枯不問機輕智慮心絕經營或以此不遂彫落亦危矣僕受教太原先生每戒以雕蟲小技障我本

來而瑯邪先生則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
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閔
結政恐萬寶告成時更吐華萼將如之何夫瑯
邪故文士安得不云爾一劒而斷立收奇功後
可無慮今日不能自割從此以後皆可憂之時
東君發舒華落葉脫以歸本根上善也而境久
戀則逾熟逾熟則難去東阿昭明江淹鮑照春
華爛然終其身不見脫落而歿最上遮須下沉
冥獄冥獄固墮惡緣遮須亦是鬼趣可哀也都
水有言寧爲才鬼毋爲頑仙僕則曰寧爲頑仙
毋爲才鬼嗟乎僕已而已而耻與東阿諸君伍
旦暮借上清之劍矣足下清真人文章一緣與
我同病劒借乎未願共圖之

荅元美先生

某邇來默自校勘百慮漸灰七情荒澹獨有名
障慾根葛藤未斷所謂慾根恨不能遂絕若云
火宅凡夫靡然焦灼實所未然至於名根較爲
更重言語文字往往馳騫其間每成一篇急欲

知音相賞飛揚爽快不能抑止以爲好名邪則
是本因一時得意快讀技癢似非爲名以爲不
好名邪何故津津向人如狂如癡卽此津津向
人如狂如癡縱非爲名快意當前不能抑止不
足語凝神定性之學明矣氣多揚而善浮思不
沈而作苦以此不大受凋傷然必非了性命之
道也若夫榮悴得失了不相關二六時中絕無
計較亦無嗔恚居貧晏如眉頭日揚但恐住于
逍遙必不自作煩惱此雖令大師以六通神智

照之亦必以爲信然者所云名慾二根病染深
重不能剷除害道障心莫此爲甚每對人言未
嘗不抱大痛不知何時向先生言名根頓輕慾
根尚重談何容易當是先生言之誤邪不然某
醉夢時作書爾敢自首實以正妄語之罪大丈夫
年逾六十官至九列文成四部名垂千秋以
騷雅登壇以大道結局于先生足矣業從火宅
而就清涼詎宜復捨清涼而就火宅果然高蹈
遠引風期如此大自快人世間兒女子識不足

白梅集 卷之十一
采也渠意不過欲王先生作大官而豔其里閭
爾書到卽與孫文融選部言之報云鳳洲先生
鴻冥故自佳然一辭輒允於朝廷大體覺未然
須其再疏而遂則朝廷與此公斯爲兩得報書
甫至少選而孫君遂有母夫人之變矣自臺省
敢諫四三君子相繼被斥之後此中時事又一
更易杞人之慮方深纓紉不被于體高翔寥廓
徜徉人外其樂可言承來教懇至道義之愛鑄
在五衷矣

荅王元馭先生

往來糾紛文責填委誠有如先生所諭然雕蟲
之辭某鄙性實好爲之每成一首不勝其愉快
思浮氣揚不能降伏今尚未覺疲耗久之未有
不受傷者每念及性命大事悔恨於此決意勅
斷取筆研焚之示不復爲未幾技癢宿病旋發
譬之甘酒嗜肉之徒雖受五戒嗜好不除不自
覺其易犯也某今在此中貧遂刺骨矣生平罕
程鄭交無從告貸荆婦頗有桓氏賢行無簪珥

白梅集 卷之一
可脫某腰下止有銀帶一條亦毀以佐朝夕將
鬻其雕蟲之辭乎百首詩篇不易斗粟爲郎俸
薄如東方生苦饑而不肖之眉頭未嘗一日不
揚也來書云先生多病此當不損先生靈光卽
病亦魔事爾瑯邪先生辭九列之命是矣第先
生恐終不免何以蚤策之

荅敬美

澹圃主人無恙實修實證比復何如某無所知
識竊意以爲塵境亦有解脫靈境亦有束縛性

地澄空萬緣起滅總屬浮漚如其不然卽一猿
一鶴一花一木亦足爲障也長公先生亦旣棄
去九列第先生尚恐不免蠅逐蛾赴營營求進
而一退不前王先生鴻冥鳳舉翔于寥廓而弋
者未已故是芝草瑤花以物外見寶亦知雲臥
難安清緣難享也霞島煙牕以大石塞戶封之
以白雲雖有彌天之網豈能罹幽人于九萬之
上哉孫文融由選部轉奉常之三日然後爲先
生投所寄八行明日而孫君有母氏之變矣某

之任真推分不妄通貴人此可槩見使者來不
得先生一字私心頗恠之萬里相念無忘瑤華

荅開之

不佞比厭苦銀不律亡賴使神氣飛揚丹元受
障奈何譚虛無之道爲思借祖龍之焰斷之而
顧影踟躕忍不能決又邇者僕舊業日尊虛聲
益譟羊肉不慕蟻而蟻慕羊肉將迎亦太廣矣
有時焚香掩關無奈戶外之屨少不自持輒舍
我主人翁而靡然從之內宅未寧靈光不見何

時可得了生歿乎斯志士之大痛已文字交遊
而外他無足關吾方寸者以故雖處喧溷而不
減逍遙更從聖賢口頭拾得回光反顧四字奉
作津梁差爲得力恐與足下入處微不同足下
深入善權廣化擺落脫灑近維摩居士辯才無
礙第于實際處亦尚少爾然任道之器必歸足
下矣元美先生䟽辭新命甚善獨苦其眷屬童
奴亾不欲王先生爲大官者元美不可不自堅
丈夫進退有據乃可辭於天下且無論大道卽

白梅集 卷之十
皮毛亦當顧惜也阮嗣宗胸懷故自暢賢嫂兩
郎君俱無恙不
不與殷無美

一夕劇譚自足千古足下領夷陵以出夷陵故
荆南山川最勝處足下賢豪人山靈借杖屨使
陽臺之神通刺使君稱部下女子亦人生快事
也

與呂麟趾

足下風骨秀異神情散朗河陽洗馬罕見其儔

凌雲奏罷蓋一日而傾其都人及領理官出治
謝眺青山雲氣在牕楹間神仙吏隱又何清絕
也夫泰山千盤日觀萬仞仰出雲表下臨滄溟
則必蒸爲丹霞結爲瑤草是太傅公之風氣亶
厚也某不佞得與王吉士季孺稱結髮交而吉
士與足下爲鴈行兄弟故敢託王君爲之容願
奉盤匱進御足下足下所治青山下有故太史
沈君典無論其標韻蕭疎天藻橫逸卽忼慨義
俠以千金散客以七尺借人亦大有古田光先

生腹腸者又性好丘壑雅眷煙霞在世世出兩
足欣賞不幸異人靈物爲上帝所急一朝長逝
千秋悲涼嶽瀆無光風雲氣盡伯喈傷神于虎
士子期掩恨于山陽當其生時人拾咳唾家借
姓名士歸之如雲暫而銷沉蓬蒿生門徑蒼苔
沒履綦而市人責收子母之息者時時在門喆
人至此何知天道所幸有子孝廉溫美如玉修
辭藻麗駿駿有先太史風而氣性沉著可喜太
史有後哉不佞某與沈君義存伐木情兼女蘿
淹棄三載且宿草矣生約彈冠歿慚挂劍而太
史一棺亦尚在淺土相隔萬里日夜痛心足下
好男子風流自賞慕義無窮幸顧念亡太史而
收其遺孤是在長者僕與郡二千石及宣城長
俱無生平足下肯爲一致拳拳高義寥絕千載
矣

與張洪陽司成

夫世不乏英雄豪傑躬絕異之姿有非常之器
揮霍踔厲高步遠覽辯雕衆形智落天地而不

白梅集 卷之二
能自御其炁籛弄寰區驅走風雲而不能自調
其神萬物役之陰陽推之生營六合歟掩一丘
起滅轉遷總歸流浪世之所號稱鉅人與肖翹
何異乎斯志士之大痛故貴聞道也古來得道
者或闕影空山或逃名城市或迹溷穢殘而領
清虛之趣或身都將相而抱出世之心有無並
遣情境雙冥客有去來郵常自若謂之至人則
今洪陽先生其人也伏讀二氏遺書嘗恨笙鶴
不存金僊滅度玄珠難索心印無聞乃不意當

吾世而遇洪陽先生北來待罪雲間亦嘗得與
婁東先生周旋私其緒論矣自念物有家寶道
存我度攀緣造請空耗心神道不在是卽省事
簡緣請斷自洪陽先生始旣而又念往從載籍
中見古得道至人向風遙慕恨不得供爨下掃
除之役今業幸與此人同時踟躕退沮自失清
緣是爲無志以故往來胸懷未已也而屬趙汝
師太史居恒言先生甚設亦謂如先生者不可
不蚤自通冀一聞至論拔其蓬心奈何對面而

失一有道長者彼膝行掃地者何人哉又許爲
某介紹令得叩其門牆太史之愛某至矣某是
以氣結腸回遂不能已某東海鯁生不幸失足
雕蟲沾沾自喜江鮑徐庾幾負此生中歲頗得
聞緒論于化人翻然從火宅回頭大自創艾某
爲人不設城府踈暢忘機澹于世味似差可進
道而聞見爲障自迷本來頃從二六時中覺照
磨鍊亦旣苦心矣而結習難除舊緣難遣障蔽
未徹性地未明石火浮漚良足抱痛嘗默自校

勘衆緣頗輕獨苦雕蟲一障業染深重頃思借
上清慧劍力斷之未能漏泄靈光耗損真炁害
莫大焉上僅遮須下受苦趣蚤夜念此芒刺可
言太原則曰文字葛藤不剪將蔓瑯邪則曰第
令數鬣剝落有時夫人命短促俟河之清浪死
虛生大海一沫前期旣失後劫難圖能不痛矣
先生了道丈夫應身住世若濟苦海寶筏在茲
某是用洗心皈依五體投地伏惟鑒其虛懷不
悛鞭影請誓曠日佩以終身小詩四章仰塵聽

覽某方戒雕蟲而復以雕蟲自獻可笑如此容
圖面質不盡拳拳

與蔡使君書兼

滄海以東三神山在焉金銀爲宮丹霞爲垣元
氣迴合洪波遶繞其上有玉牀藥竈瓊芝瑤草
蒼麈紫麟青牟白鹿高真上僊所居神區靈境
不絕世路而世路自絕高真上僊時時與人接
而人自不接僊真東又有扶桑大帝暘谷神王
高居寥陽之宮翠瓔之房冠芙蓉衣雲霧清聲

寥寥而朗誦金函玉書龍君坐靈虛殿柱以白
璧砌以青玉鋪珊瑚之牀寒水精之簾深黑空
洞電光隱隱靈妃龍女服水綃躡珠履乘月夜
出海上人時有見之者大士住落伽山臺殿兀
立鐘磬孤懸篋管栽于空中蓮花吐于海面佛
燈神炬白毫妙相大衆闡鞞川后震驚在內地
則有金峩雪竇四明洞天分東華之妙炁結人
外之玄壤山川盤鬱凌厲區中幽人棲止大都
慕其宵深韻士揚芬往往譚其神秀乃明公領

白梅集 卷之十一
郡得此儼然飈車煙轡作十洲三島長半治士
民半治雲水亦愉快哉而明公固木難異姿煙
霞遠韻風流文藻暉映東諸侯山川與人庶幾
雙美時殘雪消凍條風扇芳麥秀草芊花事行
盛明公以神明愷悌和其士民風俗回醇郡務
清簡而使君稍乘暇日驅車露冕行春郊原酒
尊茗椀而就嘉樹下聽黃栗留暢矣暢矣飛觴
授簡恨僕不得載筆以從顧僕偃僂府中趣出
騎款段蹶躡道上每從揚塵掘堞中想江南之

脩篁茂林青沙碧石未嘗不搖搖動菟也僕抱
丘壑之心又缺經世之具紫衣金魚知非貴骨
雲牕煙島差有清緣明公察之不夫心嬰好爵
口述長林達者所嗤亦小子之大懼也明公澄
湛暢朗足共此語故不敢以寒暄俗調仰溷清
虛伏惟崇炤

與孫文融

不佞某不奉瑤華之音八易伏臘矣此來日夜
望見顏色屬足下方在要路津不敢燕見亦無

從通一刺以明相憶故人之義爲何寥絕若此
足下光明粹白志業已信上不負人主下不負
友朋卽邈若山河良用愉快往歲北上爲王敬
美寓八行久在敝笥未達典書敬美訝無報音
以殷豫章見詢僕荅云銓曹公尊重不敢自通
須俟其一旦去重地乃敢前而奉常清華差減
昔日尊重然僕到門猶廩廩惴公餘威也人信
不可以無官哉敬美書馳上械封漫滅矣足下
爲貴官而使故人引嫌至此蓬心未除可知僕
近者胸中有五嶽欲一澆足下長安一斛塵何
時可得晤言也

又與孫文融

適作八行致敬美書將發而婁上使者持元美
元馭兩先生書至元美業已掩關黃冠加首從
華陽秘監遊于方之外矣詎宜以一官再出如
九華山人宋齊丘也王先生上疏石隱哉吾黨
應共成之必得請乃可渠寧恐不得請託僕爲
之緩頰諸公間長卿故吃于口焉能爲元美遊

白梅集 卷之十
說又罕識貴人面孔自念獨足下可告耳昔人
有言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王先生抱影雲霞
墓者未已豈其飛尚未冥邪君子愛人以德華
陽句曲風華映人豈可使 聖朝而無若而夫
哉事在足下幸亟圖之

與元美先生

長安人事如置奕突然風雲變幻自起自滅是非
人我山高矣南華先生云與其是堯而非桀孰
若是非之兩忘諸君子下地獄種子僕洗耳不

聞也乃先生之耳無所用洗矣趙汝師落落然
雞羣野鶴哉然不離是非此行謀石隱矣僕又
以爲且不必爾汝師在國家若獅豸卽喑喑無
聲能令百獸震恐以此爲三千八百他日名書
上清何急而息影滅迹也聞先生近日神大王
甚喜抱雲霧長往在先生固其所海內君子頭
顱種種脫就一官輒喪其平生老至而耄及利
令智昏邪先生福德完矣陽滌山中之約頗有
近耗不

白梅集 卷之二
與元馭先生

長安邇來議論太多講張聚訟二三少年負氣
言事慷慨至煩當事諸大老併力彈壓之似非
盛世之所宜有也二三少年徒空言耳發之當
采之不當亦應容之以開言路養士氣卽不能
容此一在事之臣折之足矣何至恐不能勝而
合諸公之力以排之也多口哢哢謂是非有兩
端僕以爲無有兩端也先生高翔寥廓兩耳不
聞詎不快哉趙汝師真千仞之鳳其于含光守
中尚未至乎其至持節南還遂有長往之興先
生以爲是不不肖在風塵中無一精進虛生浪
死良可大懼生平知愛獨有先生何以愍之汝
師還便布數行不莊不悉

與徐大宗伯

師行時某不能遠送旌干僅隨諸屬吏出國門
拜馬首而別轉盼車塵天青日落雲樹蒼茫黯
焉低回目窮心斷計行李日夜行冰霰中登頓
跋履仄仄念之一入里門故山生色猿鶴相候

雲霞來迎寓蠟屐于巖阿放蘭橈于水曲斲釋
重務返於逍遙其樂何言某自顧樗散謬辱鑪
錘南宮婆娑數侍清讌若候芭之事執戟裴廸
之在輞川鞭箠相使盤匱進御人生遭逢良足
自慶不謂紫氣漸遠真人乃東中郎去來孤桐
絕響司空不在劍鏐無光臨食廢箸徬徨以嗟
命之不淑可知矣邇者世路嶮巇人事翻覆瞿
唐巫峽風波駭人言念吾師業脫纓紉徜徉林
泉眷丘中之緣愜物外之賞松風入耳蘿月在
懷真作飛天仙人之想又何問浮雲變態乎殷
無美領夷陵以出東入桑梓便希區區屬某方
抱病休沐崖略不莊伏斬台炤

與房侍御

不佞某生幸與明公同鄉邑束髮而想聞明公
之丰采至于今尚未獲奉大君子之末光頃前
茅入都門竊自喜進御有日乃馬蹏堀堞間竟
阻色笑今者明公持督學使者節出按南國南
國之僑業已延頸跂足日夜望東壁文星之照

白梅集 卷之十
臨而不佞嘗領邑符吳會則某固明公鞭箠下
士也生平未借交左右似不得輒有所關說第
地方之事有人寃當雪公議當信旣未竟于前
圖不無待于今日敢昧死爲門下陳之青浦縣
諸生郁某德性粹溫天才俊朗物華國寶玉璣
黃流旣精博士家言兼擅古文詞賦洵東阿之
麗藻而南國之雋流也十三早遊鄉校二十累
寇諸生兼之丰姿秀麗器識端凝才美有聲行
檢無玷家貧力學負米授徒上事寡母下撫幼

弟人稱其孝友不聞他過往年因吳江縣監生
某某肄業留都延某講藝郁生以貧故與俱某
故貴介子弟頗負俠好飲郁某嘗累規之偶酒
中與費監生者各使酒相詬遂至箠擊費生稍
受窘辱不甘泣訴大司成戴公通蒙訓責後司
成密訪其事之始末彼時有惡郁生者乘機波
及誣以同飲司成不察庭發其事謂郁生名爲
講稅實同荒淫留都及故鄉人士亡不知郁生
之不在座者耳目可采誠難掩飾不幸風聞于

前任督學李公謂事發成均不暇深察遂以荒
飲論黜時某旣憐人才復傷事枉當衆庭救首
列其珪璋美材次舉其孝友大節監生作過與
郁生何干今監生俱安然無恙而郁生反獨以
荒飲論黜豈不冤哉又其寡母一生經歷萬苦
撫育此子早歲成名今若使其青年才子錮盛
世以終身白首寡嫠廢辛勤于一旦誠可傷心
以一官保之不足又加以八口長跼力請凡七
起而督學之意稍回許某再加體訪別有處分

無何而前院梅墩邵公少魯周公楚石陳公皆
力爲之言李公見關說者多反懷猶豫本縣移
文申復未蒙准行及後細加體訪始悉冤狀面
諭某郁生之事果屬虧枉已往無論候本院將
行令本生自行赴訴該縣再爲申理必全此生
不意李公旋聞家喪倉皇南歸不及了此公甚
悔其事云且修書與新院王公賴彼煎雪不謂
王公不久又以請告去使此生久沉泥塗而不
佞某爲德不卒私心耻之今幸遇明公新膺簡

命以臨東南伏惟明公博大仁明士林山斗當
明公旭日方升之候是郁生死灰復燃之時業
聞長安諸明公已有憐郁生而爲之地者顧其
事經某手水木本源某而不言誰當言者伏惟
明公察某之至情固非率爾挫其唇舌爲寒士
作說客者干犯台嚴歿罪歿罪

白榆集卷之十

白榆集卷之十一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六

與顧益卿

湯君高臥禪房不肯爲不佞屈僅得抵掌徜徉
千古作一夕歡是時有采葭行酒湯生淋漓意
色甚屬僕大笑措大眼孔小見么麼變童便令
銷魂籠絡英雄止須此一物足矣又何所貴願
長七尺美男子足下便何自稱之當是慈明向

使君津津不休渠誤認作金臺宮中吹紫笙玉
童故也咄哉使君亦復津津嘗念石季龍鬚髯
如戟低回櫻桃隆準公絕世英雄宛轉藉孺何
況慈明與使君僕則學道人了空一切此物得
之開之尊人馮太公今不妨便舉以昇足下又
何難遣視使君塞垣也一童子嫣然騎駿馬持
薄蹠走數百里致主人之命疆吏胡風吹黃沙
滿衣大是佳事旬日內當遣足下須以夜光杯
盛蒲萄酒醉之蘭省客名過其實奔走都人而

貧日甚牀頭酒錢空亡以留客有將門子以三
十金爲壽求不佞居閒投幕府不佞利其酒資
爲發一牘使君平頭奴留數日以原械返云使
君且行部邊徼今遂已其事矣書亦遂焚棄不
復足聞于執事者隆中卧龍抱影人外長吟梁
父大是煙霞之姿不幸爲劉豫州募出驅馳王
路終天天年希夷公見中原有主退栖華山竟
了性命竹帛鐘鼎虛誤英雄不知凡幾足下高
朗寥廓道門白眉乃以材具爲時人物色而名

白梅集 卷之二
根尚在雄心未除恐不免終作李衛公郭代公
輩中人而止石火電光良可爲懼張肖甫司馬
功略滿天地顛毛種種矣不佞兩遺書勸之鄴
侯晉國攜手同車淮蔡功成綠野何時已見朝
披一品衣未聞夜抱九僊骨張公無所不答獨
無一字答此語苦海溺人如此向見沈公子道
足下念先太史至矣此子一言一涕足下真古
一片有心人令要離荆卿諸公在亾不斫頭陷
胸願爲足下死者雁門關前萬世德其人豪有

氣可稱同調足下識之不元美遂問泉石敬美
尚不忘雞肋心聞非久且膏車秣馬矣長安得
此君來一溷亦快人國家倚足下如長城銅焦
鐵騎直老邊垂已爾何時得奉顏色臨風長想

與姜仲文

不奉雙魚展訊足下半歲矣亦復久絕瑤華之
音各在風塵紛輪躡踏送盛年於雞肋鎖壯心
於馬蹄可歎也不佞弟疎庸人上不能抗跡霞
外抱一守中了性命之事下不能高議雲臺樹

勲揚烈垂竹帛之聲空以三寸斑管自雄爲世
人妄立文士品目生平所得他未必無可稱總
之以雕蟲技掩卽此一技又不能博收深造務
極玄解一一當古作者譬之野火閃爍流潦汪
洋一瞬而已又性不善弢藏名過其實牘盈棊
几門多履綦自握筆爲文而外往往以騎馬跟
躡銜杯譚笑奪之讀書精理時自知絕少目無
六合胸無千秋而日取枵腹輓轡而出之文不
程古語每師心當其神來光采橫射或警焉味

盡意致索然所謂家無擔石一擲百萬而時人
好以耳食謬相推許坐致溷擾削氣侵精每一
念省悔輒思棄此敝帚逃於空虛而塵網罹人
又忍不能決隙駒石火奈此流光何是不佞所
爲臨食而歎仰屋而思者也足下美如玉瓚溫
如截肪當事者不置之西清東觀之間而令鞅
掌錢刀驅馳孔道神駿鹽車龍淵補履非其任
矣一日之中焚香攤書會有幾時白日速行青
鬢易老何時同問一丘共了大事追維歇馬彭

城剪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馬弔項王之霸圖放鶴懷蘇公之遠韻連宵枕藉累日沉冥故歡杳然言之心斷足下握節于外久矣楊柳雨雪征夫所嗟何時及瓜日望天末尊公負東山之望重矣竟眷泉石與冥鴻競爽乎身尚濁世名書上清宜其灰塵三事若遺迹也嫂夫人好不老母荆人及小兒女俱幸無恙貴同年蕭氏兄弟鄒孚如龍君善董伯念俱與弟投分不淺而伯念以同舍郎追隨更密獨足下離湫在千里之外今君善伯念亦東行矣足下對清風朗月頗念故人不何得眇然不將一字也伯念去便寓此箋以半歲無書不覺媿媿日不乏北來鴻可竟忘我爲

與元馭先生

張生來得先生手書知爾時且爲尊大人舉襄事荷鍾入山伐木負土在烏猶傷先生勞苦可知琅琊先生遂得棲穩煙霞青山生色然而望真人紫炁者未已也威鳳高飛寥廓人思尉羅

雞臆日在籬籬過者不盼夫物貴賤在所處矣
不肖其淺薄徒以一片心爲先生收錄日夜競
競惟恐濩落爲知己羞二六時中省身克己反
照內視長懷靡及而風塵馬蹄脅溷不休性地
未明結習未盡嘗念古來聰明男子不少胸有
千古筆有萬言或開口高譚性命仰墜天花忽
忽悠悠終成虛度而了緣證道賓於上帝者往
往屬之草野抱朴之賢塞允含光以踐大道令
寒山清夫平叔桓闔與江鮑徐庾諸公競角文
采不及明矣而了性命大事乃在彼不在此豈
非以抱真守一者不散純白摘英採藻者坐洩
靈光也某雕蟲一技不加于人而自寶敝帚享
以千金操刀欲斷忍不能下每念石火流電涕
下如縻先生何以拯之南望屏息以聽吳興董
客部開美士神情散朗貴能挹損某比者同舍
良友也以予告而南便修謁門下幸先生有以
教之不盡欲語

與汪伯玉司馬

今海內駕千秋之業有瑯琊與先生爾草昧羣
雄崛起田間霸一方建旗鼓以中原爲事人譚
王氣家握靈符一旦事定功成真人受命而羣
雄煙滅祇爲驅除又有明于天人之際知大命
之有歸審才力之不敵而甘心佐命依人以立
小功者此雖與犄角之徒成敗異勢而其消折
英雄之氣一也學士大夫以文章命世垂千秋
名代不過一兩公而止彼當其時擲管修辭與
一兩公分曹對壘盛氣而不下者計豈應少哉

乃卒歸煙滅而千秋名遂屬之一兩公而止故
有生存千萬言死不留一字志士念此有足悲
心者夫真人身膺大寶宰割神州固也受命于
帝河嶽英靈含芬揚藻光暎千秋若劉向動乎
太乙徐陵識于誌公卽文人不可謂非受天之
命也世有椎英雄雅不嫺文辭曲護所短乃曰
大丈夫采秋實爾安事春華夫麒麟凌煙之上
豈必藻有文哉嗟嗟結繩以還乃有文字明聖
所爲天之制也仲尼不刪六籍乎令麒麟凌煙

不託文字後世誰知者大禹功在河洛萬世稱神而其始乞靈于南嶽玄夷使者之文留侯以三尺劔佐漢祖定天下而素書三篇實授之穀城黃石金簡玉函亦上帝所寶也世有推英雄寧有推帝哉今天下文章屬之瑯琊與先生若麟鳳之爲百獸長滄海之爲百谷王千秋之名終歸焉而他擗管修辭者卽目營四海氣凌萬夫恐未免卒爲兩先生驅除而止某東海鯁生束髮好雕龍之業此其匹夫之意念亦不淺矣

而不幸與兩先生同時今年四十精已銷亡長恐以一生心力而并爲大軍前茅所驅將悉索敝賦東濟師婁水之陽南頓甲大障之陰以一決雌雄則重懼衆寡不敵立而齏粉爲天下笑將投戈解甲俛而受軍政戲下則又奈此雄心何何具須眉名夫也僕居嘗妄自衡度以爲丈夫生不能受命于帝雄長斯文寧爲彭城天水毋爲留侯李藥師寧爲尉佗夜郎毋爲竇河西雖近倔彊不見事機亦磊磊有片氣哉以故僕生

東海四十年而未通尺一門下比年以職事入
吳會嘗與元美兄弟周旋雖義託同心亦頗氣
存疆項王先生賞其鶻俊惡其跳梁然未嘗不
相歡也旣而瑯琊黃冠入道返于清虛金帛旣
空圖書亦散盡捐有身之累并棄千秋之辭而
先生亦且漸厭五車歸心三寶是文人之掉頭
英雄之結局孰有善于此者哉僕最不肖藝事
多踈而于大道尤茫無入處然此兩者皆其心
所好也初見藻士之競爽則欲驅車而涉詞林

繼羨化人之逍遙則又欲乘筏而登覺海此兩
者皆非其才力所任恐俱無成而身亦將老矣
夫兩俱無成則步益窘步窘則心日灰心灰則
慾漸寡是入道之梯也故僕今者于天下事一
切可已顧獨念業與先生同時而絕不一通終
屬欠事夜郎王黃屋海島稱得意終身不通中
國衣冠而稟其正朔彼烏知漢大哉雖以自尊
亦自小也故敢將不腆之辭謹布腹心左右昔
僕不能爲先生下今能矣願先生毋以汪罔氏

白梅集 卷之二 九
也者而戮以覺鼓某不勝幸甚貴郡理龍君荆
南佳士先生忘年而與之交僕有以仰見先生
之度令得從雲夢生之後而抵掌大業可乎溷
瀆清嚴悚息以聽

報董伯念

足下乘大艗東下布帆錦纜長笛短簫煙月滿
篷牕星河在鷁首凌空蹈虛快意可言弟自別
足下風塵紛溷日甚一日時時脫細君繡襦簪
珥向燕姬壚頭貰酒佐客歡客跣地仰天大呼

浮白不知鮑宣家桓夫人耀首之具盡矣蘭省
客亦大豪舉哉足下牀頭子母錢狼藉客亦不
乏如平原大梁雲母帳下水晶簾前盡珠履紛
襍然不如貧吏風韻更勝耳足下去後握手論
心便頓減昔日人生真自有相知不復可強宋
西寧小侯至自秣陵攜詩人黃白仲北此兩生
殆將奪伯念座其人才亦大可念詹政叔苦爲
曹長所持不得一試史局僕舌爲燥心計使盡
諸公亦多爲之關白竟不得請使人氣短今婆

白梅集 卷之二
十一
娑長安酒家狂如鼓吏殆非其真面孔亦遊戲
三昧耳僕將爲作肖甫益卿諸公書送之塞上
而邊風勁甚未有貂裘逡巡不發知足下念之
金生在徐繕部家如鼠入太倉腹中日日果然
飽欲歿具君更落莫可念矣

與張大司馬肖甫

十一月二之日屠某頓首奏記肖甫先生有道
門下某不佞以雕蟲一技鼓吹人代又生平持
一片肝腸推置人腹爲小吏以寬和廉潔媚於

黔首又好采月旦清議扶忠直獎人倫都人士
見以爲無他大過多暱就之達者謂不佞某有
羶行物情蟻慕居長安歲餘無問縉紳逢掖通
刺掃門屢長滿某亦傾身延獎令各得其所而
去非獸砥行修名亦以厭物免禍猶恐當事者
以某空持文墨議論而曠廢吏事日夜兀兀畱
神簿牘送流光於馬蹏銷壯心於竿影鬢髮日
短精已淪亾長恐一旦先朝露填溝壑思息影
長林逃名空谷坐惜神烝保其餘年而老母在

堂妻少子幼六載廉吏無家可歸踟躕低回臨風太息區區顧慮以此不謂一朝爲人魚肉若是也名乃造物所忌交游將迎易招悔吝亦竊嘗憂之不謂一夫作仇橫肆不根遂摧頽至此也禍大奇矣方口語陡興舉國駭愕名公大人賢豪長者傾都而來視不佞扼腕慷慨義形於色者何止萬口雖武夫宿衛閭巷小人洶洶諭諭無不爲不佞稱冤陸辭之日午門下環而觀者倏如堵城貂璫緹騎切齒伊人大罵陰賊梃

下如雨公論如此而某迄不免豈非數哉然某得此長安中足以長嘯而去無恨矣事業已往何復嗷嗷承明公下問敢略陳其顛末西寧侯宋世恩恂恂雅如儒生生平慕李臨淮之爲人欲脫去貂蟬氣習而以辭賦顯名新從秣陵解府印還燕卽託人爲介紹執贄通刺願就講千秋業稱北面弟子不佞力謝不敢當固請以兄禮事不佞不得已許之九月置酒張戲大會賓客詞人無論縉紳布衣不下十數人不佞與焉

白梅集 卷之十一
措大燕五侯之第酒酣樂作客醉淋漓狂態有
之寃哉獨不佞某不善酒亦不能狂當諸客豪
舉浮白時某瞑目趺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
無驚其神也西寧凡兩觴不佞不佞亦一觴西
寧西寧不解事時向人抵掌言屠先生幸肯與
宋生通家乎又向不佞言傲天寵靈業蒙先生
許某稱弟異日者家弟婦將扶伏拜太夫人嫂
夫人堂下座客多聞此語實未行也仇人欲甘
心不佞之日久自某之入京日夜偵不佞行事

無所得不佞故多賢豪長者游蹤跡皎然難可
媒孽西寧者純禪武人子可借以惑人報仇又
適聞有通家往來語又酒中狂態可採摘遂文
致張皇其辭嗟乎家僅一僮一婢何關渠家事
而亦攬撫其中邪其所誣蠮姑無論事情卽以
理度之通乎不通乎疏上 主上令廉訪其事
廉訪而了無實狀乃坐伊人挾仇誣陷而坐某
以詩酒放曠兩議罷又及不佞青浦之政嗟嗟
上所置問疏中污蠮事爾業廉無之伊人之傾

白梅集 卷之二
險何辭而乃別求他細過令與險者同罷邪又
及青浦之政青浦之政應罷邪又今日是問青
浦之政時邪一夫持論萬口莫爭斯其故不可
知已某歸已青山白雲紫芝瑤草焚香誦經尋
真采藥何事不可世路險哉心灰氣盡家有介
推之母萊氏之妻白首林泉已矣何恨明公歿
生交義高于古人遠別長離此爲慘怛

荅張質卿侍御

昨張居制府書至道先生雅念不肖某不肖

某橫被仇人中傷實爲無罪汚名業蒙當事前
白乃坐以酒過嗟嗟坐酒過應與傾險者同議
邪凶德宵人無故而發難讎士大夫讎之而其
事實卽以其罪罪之讎之而其事不實則別求
他細過此何故哉且令被誣之人與誣人者同
罪何其輕重失倫是烏可長也人實暱就不肖
天下大矣萬耳萬目寧可盡塗此其人必有可
取一旦以仇人不實惡口必逐之而快乎卽論
酒德人之召不肖直以酒爲名爾以爲名也者

先生察之不肖能勝鸚鵡杯幾杯又雅不善驩呼孟浪淹淹名理則有之必也坐以雕蟲一技不肖乃俛而無說矣世方以逐屠生爲快屠生返林間采芝種藥徜徉兩大藏作老居士亦足適曾無毛髮損獨如後世陽秋何此在事之責挂席乘風從此長往青山是吾故人

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

不肖隆以雕蟲一技竊負虛聲又天性寬仁忠信不侵然諾好急人之難揚人之善有此羶行

爲物情所歸居長安歲餘海內縉紳掃門通刺戶屢嘗滿隆不能掩關滅迹又重懼得罪于時賢傾身延獎務令各得其所而去非獨立名行而了世緣亦以厭物情而免禍釁猶慮當事者以隆空持文墨議論而曠廢吏事日夜兀兀留神簿領髣髴日短精以銷亡長恐一旦先朝露填溝壑思息影長林逃名空谷坐惜神烝保其餘年而老母在堂妻少子幼六載廉吏無家可歸每踟躕低回臨風太息區區顧慮以此不謂

白梅集 卷之十一
一朝爲人魚肉遂以至是也禍亦大奇請略陳
其梗槩刑部主事俞顯卿傾險反覆天性好亂
初入刑部構陷堂官潘司寇排擠同僚提牢生
事風波百出僚友疾之如寇讎畏之如蛇蝎此
通都士大夫所盡知也不肖向待罪青浦俞以
上海分割隸治青浦暴橫把持鄉閭切齒不肖
每事以法裁之復因詩文相忌積成仇恨比長
安士大夫盛傳其構陷堂官事不肖偶聞而非
之語泄于俞大仇深恨遂愈結而不可解頃者

西寧侯宋世恩新從留都解府印還此君賢公
子雅好士慨然欲脫去貂蟬氣習而以辭賦顯
名託友人爲介紹執贄通刺以藝文就正稱北
面弟子不肖力謝不敢當固請以兄禮事不肖
不得已許之一日置酒張戲大會賓客無論縉
紳山人同席不下十餘人酒酣樂作衆客盡驩
豪舉浮白狂態有之寃哉獨不肖不善酒亦不
能狂在門下所素知者當諸客淋漓時隆面壁
瞑目跌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無驚其神也

西寧凡兩觴不肖不肖亦一觴西寧西寧不解
事頗號於人謂不肖與彼以千秋之業相砥通
家之好幸甚至哉又與不肖言屠君業以弟畜
我弟婦何可不一登堂謁太夫人嫂夫人座客
多聞此語者而山人布衣復好揚詡顯卿聞其
事而生心焉又不肖好從建言得罪諸公游居
則杯酒相勞出則長歌送行爲當事所不悅顯
卿廉知其故益挾以爲奇貨一則計圖報仇二
則意在希合日夜偵不肖行事無所得不肖故

多賢豪長者游蹤跡皎然難可媒蘖近見有西
寧交好謂彼純禕武人子可借以惑人報讎又
適聞有通家往來語又酒中狂態可指摘遂肆
誣讟張皇其辭疏入 主上下其事令廉訪了
無實跡持議者乃坐顯卿挾仇誣陷而別求不
肖詩酒踈狂細過及追論青浦之政謂放浪廢
職并議罷嗟乎 上所置問疏中污讟事爾廉
訪旣無端倪則伊人仇誣之罪偏重何辭乃別
求細過又追論疏外前愆文致傳會而令被誣

之人與仇誣人者同罷邪又及青浦之政青浦之政應罷邪又今日是問青浦之政時邪當口語陡興舉國駭愕縉紳臺省諸公傾都而來視不肖扼腕慷慨義形于色者何止萬口雖武夫宿衛閭巷小人洶洶論譎無不爲不肖稱冤陛辭之日交戟外環而觀者倏如堵城貂璫緹騎盡傷不肖無妄交口而罵伊人以虜衆共擊之梃下如雨公忿如此而一夫持論萬口爭之不能得斯其故不可知已豈非數哉不肖奉老

母東歸此去青山早還初服亦伊人之惠焚香讀書采芝種藥無所不可家無負郭則有西山之棄瓢在已矣何言介子推有云身旣隱矣焉用文之顧念官可去而名不可污不懼爲衆人所疑而懼爲先生所短萬一心迹不白他日何面目見先生所以不願叩丹陛披陳而急急向先生置辯伏惟先生道眼照察然不肖不能晦迹逃名以致游道太廣虛名累身爲造物所忌姦人乘之坐招悔吝真道門所棄隆知罪矣從

白梅集 卷之七
此以後披髮入山惟有痛加懲創匿迹收聲以
自託于櫟社之材以求終不負大君子之教區
區此心敢布諸門下不知門下尚許之不隆業
奉老母出守凍潞河之干待明春水解揚帆南
下先遣一介奉問臨書悚汗

荅胡從治開府

嘉平月廿八日屠隆頓首奏記從治先生足下
隆之於雕蟲之技甚淺偶徼天幸竊虛聲海內
又生平提一片熱心腸行簞行爲士大夫所矚

就比居長安戶屨常滿殆罷於奔命年甫四十
精已銷亡筆札口吻鼓吹人羣座無君卿客稱
不樂以故酒食嘉招亦委無虛夕然生平雅不
善麪君不能勝鸚鵡杯一杯兩杯近奉天竺先
生戒不御腥羶又性不解鼓吏諸君淋漓狂態
淹淹名理則有之長安薦紳謂隆無他腸可近
蓋絕不聞睚眦之傷徒以名過其實爲神理所
忌又或是宿生之業一夫作仇風波陡起伊人
業坐傾危而隆亦不免嗟乎身非宋玉口無微

辭將以僕爲漢長卿乎今之文君不新寡謂淳
于先生醉一石邪而主人未嘗滅燭當魏其燕
灌將軍時座客如雲童奴如雨朱門如海誰爲
紅葉者其事寧須啾啾置辯哉柰何令被誣之
人與誣人傾危者同罪也且詩酒神僊之罪與
傾危同科邪雖然李青蓮十一直金華十九臥
酒家簪筆供奉能幾日中常侍一言逐矣而屠
生者令低回刺促龍鍾白首一蘭省郎余恐青
蓮笑人也所可媿者陶通明拜表挂冠天子令

百官祖餞征虜亭賀秘監請爲黃冠人主賜鑑
湖一曲至親爲賦詩寵行古名士去國風流冠
冕如此而不肖乃布衣皂帽蕭然一騎出都門
方之古人亦云不幸苟以達人之眼覷之此皆
浮雲爾若都水以征虜增重秘監待鑑湖爲榮
何名達士哉隆今歸矣以一官還 朝廷以虛
名還造化四明山上八牕玲瓏下瞰白波上擘
海日則樊夫人丹竈存焉僕且側身從之願充
掃除之役第恐山中亦有若伊人者復以樊夫

人污我奈何則請邀上帝而盟之千里相念書
辭慷慨分義殷薦中心藏之復拜買山錢更謝
鄭重臨風裁報惟有惘然時方倚公等救火知
不能早抽身他日裴郭功成幸勿忘四明山中
之約

答沈肩吾少宰

讀先生手書至理名言超超玄著如發石室丹
臺之藏矣攜歸山中能忘佩結僕廖廓之夫萬
事擺落此自得之天性非關學道偶遭此風波

視之若浮雲幻泡漠不與丹元君事一官雞肋
豈千秋長任之物乎爲恩爲仇亦是妄緣今屏
居次寥掩關習嬾二六時中著衣喫飢都不復
記憶身嘗有官從何處來卻從何處去伊人雖
嘗橫肆貝錦亦久忘之卽胸懷偶及亦絕不作
瞋恚想此詎便謂已到三摩地哉人間世要自
有此一等落落穆穆人此去鳥啼猿嘯水碧沙
明楊柳覆船桃花夾岸步步可憐故人當羨此
行無多設勞苦語三事在身先生寧得蚤脫苦

白梅集 卷之七
海李長源韓稚圭亦是神僊中人願努力青雲
之上三千八百蚤自圖之卽此爲別

荅王季孺

五言律五首字字超詣篇篇合作有神有氣有
情有致殆難摘賞篋中夜光足詫波臣矣擊汰
揚舲青春作伴此去水雲澹蕩魚龍灑灑夢已
落西冷若邪之間大自愉快眼前幻池去我久
矣僕又作荅肩吾書云詎便謂已到三摩地人
間世要自有此一等落落穆穆人非關道力僕

之脫去人我恬夷平等不下地獄種子亦津津
得意他日以見上帝可列清班以入史傳陽秋
亦不知名士品目香山端明攜手同車足下乃
欲鑿我混沌殆將何寶邪且僕生平亦有何濟
池其身而今迴車改玉也所諭山水與長交游
龐雜千秋名下士常態耳卽今去此結習意將
何營蘇長公上可陪玉皇下可悲田院若使一
遭摧頽便改面孔何爲長公意致都盡僕此去
保不爲惡耳不能便改名士面孔也足下忠我

白梅集 卷之二
鑒其意即可

荅徐文卿

公子溫朗如玉標韻泠泠胸懷平澁色笑可喜
僕良所欣賞往在青谿猶以世法隔閼形骸頗
踈一把臂都門遂成石契婁迴美盼數接芳筵
桂馥蘭馨不覺其入矣風波陡興劔分珠剖岐
路煙沙城隅雨雪能無悵而侯天下好男子朗
月冰壺騶虞芝草自信其必然天下遠聽之士
謂文人多輕薄以常理見度妄有品目則可至

如吳會士大夫周旋之日久誰不相信而伊人
忍肆口語一旦至此極顧影自照萬萬無以取
之必也索之宿世之業已爾以不肖一片肝腸
伊人者莽不畏神理若此不祥孰大焉此業在
人理之外予無足論而愛我者乃遂往往進藥
石何也夫藥石云者謂其人既失之往事將以
救其末流僕受伊人無道有何大謬而必圖迴
車改玉也必欲僕鑒於伊人而力去其愛人好
士豈弟疏朗無人我絕町畦乃僕之所寶者維

白梅集 卷之二
此耳今悉去之卽何貴於長卿面孔哉且僕之
愛人好士豈弟疏朗無人我絕町畦胡至必應
取伊人之侮若此不歸之命而歸之僕有以取
之曰戒其將來是莫酷於愛我者之言比之伊
人更烈也行休矣僕今者以對諸公則諸公爲
政他日謁上帝則僕爲政吐氣信眉當在此時
今亦安能與人叟叟黑白乎四明若黛若邪如
鏡芙蓉菱芡屬玉鵝鵲一朝歸而有之可使腹
中一餐無飢而不可使眉頭一日不揚請從此

長往介推有言焉用文之

與黃白仲

會稽自神禹會萬玉帛是用開千秋靈爽越王
拓雄圖羅剎江上山川名壤甲于越絕乃竹箭
之號雖崇騷壇之風未暢謝太傅東山絲管冠
冕江左人倫之雋陽秋豔仰乃其辭藻何寥寥
也王逸少大令神情朗秀風華映人臨池一技
妙絕古今遂作書家麟鳳而雕龍之章尚多媿
色卽世所傳蘭亭一敘非不楚楚有致譬之小

池流水野逕疎花一目一賞意態都盡蕭統妙
選東西二京以及魏晉齊梁諸名家此文乃擯
而不錄六代以後蓋罕英流名品不謂此時乃
有白仲沃洲宛委之靈氣蜿蟺盤礴大暢於白
仲白仲眇小文弱六尺男子爾胸懷磊磊何多
竒也白仲之才如泰岱五松少室三花青霞上
結丹泉下走都無塵凡色相淋漓瑰放神情並
來僕結髮論交海內今天下豈不多才要如白
仲獨立環視的然無兩余觀白仲書法方之二

王法度未敢便謂相當如何至其色態婉秀骨
力勁爽縱橫大書驚魂動魄亦可謂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矣昨承四律送行揮之巨幅詩既宏
放奔逸語語芙蓉書復瓌偉神奇滿紙雲氣廣
庭披覽天日爲朗長風忽來急取酒浮大白歡
呼欣賞大叫欲狂卽欲作數語奉報屬有他客
草草裁書旣發而私心殊天闕不快者累日故
復此作牋道本懷向往猶以筆不逮心未盡抒寫
世有才若而夫而布衣流落四海無家乎是使

不佞戟手仰罵司命者也不佞業操深心欲載
白仲南下同舟共濟提獎千秋乃復爲宋侯留
不佞氣盡挂帆長往矣留書以明相憶白仲自
愛夫天豈虛生白仲哉并謝宋侯承隔雲水

荅顧益卿

足下赤手撐乾坤不顧妻孥不問生產乃爲故
人分俸故人何以堪茹懋集留通州城五日已
訂同舟之約暫入京別游好再得湯慈明青春
作伴更喜家田叔乘一樓船北上僕今載以東

還醴使者惠以郵符長年鼓吹長途差不寂寞
江苦獨行無友生爲侶今得湯茹二丈同舟領
略江雲海月嘯咏菰蒲鳴榔擊汰遂忘其身爲
逋臣矣兩生酒德頗不淺舟中苦無麪君停船
日沽村醪恐不堪供吟嘯聞使君牀頭尚多此
物幸分數甕來湯君復別去想使君衙齋大寂
寞政可焚香禮天竺先生誦楞嚴法華跣跡
坐外了人緣內修淨業當在此時僕東歸便須
葺一小庵作老居士生涯他日相思則有四明

山中瑤草可寄足下足下髮漸短矣早了三事
圖英雄結局無空老風塵爲也

荅詹君

足下入都門一日而傾其都人徵辭賦索筆札
聞如雲矣昔李北海甫至長安長安道上每出
聚觀者若堵城智永師以書法奔走一時鐵限
爲做筆塚成林古人好事大都若此足下淹通
多聞提螯狐先登秋壇意氣徜徉籠罩千古又
發石函之藏探鹿苑之旨名理精絕超超玄著

足使深源吐舌支公却步故宜豪俊傾心海內
延頸雖然此皆大英雄人皮毛爾文字筆札誠
無與吾內真卽名理機鋒推倒一世舌端長吐
五色寶蓮天女來獻花龍王聽說法終非了當
反障本來僕少踈暢中年不聞道而天性擺落
輕於世緣獨無奈雕蟲鼓吹虛名累身居長安
交游酬應不減足下猶自以了緣混俗照心煉
性庶幾火宅蓮花而讒人中之遂脫羅網僕於
雞肋浮榮覷破已久風塵馬蹄良所厭苦今者

業徼惠伊人早還初服名山靈壤何事不了布
帽青鞋又何戀乎而足下欲僕輕外齊物寶吾
內真其尚懼僕作殷中軍咄咄書空態耶中軍
名理如何一旦爲此舉止乃知口吻煙霞真無
益此中毛髮事僕之輕得喪去人我絕仇恩要
自得之天性非關道力然其歸欲常使逍遙灑
脫看頭無日不揚是吾所寶白香山蘇端明吾
師也足下教我故是愛我深然或者未知屠生
之生平故略吐露若此春流挂席南行甚快何
從得與足下一把臂論心臨風軫結余宗漢真
寥廓士此公學道如以菜作葢黃白仲之才如
穆天子八駿非凡馬步驟與之語道尚隔津梁
然大自英物

白榆集卷之十一

白榆集卷之十二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七

荅詹君

足下始以僕文人之雄爾一何皮相天下寥廓
士也雖然夫聞道譚何容易哉僕性故通脫擺
落人間世紛溷龐雜了不絀胸懷少讀道德南
華徜徉自放近稍聞竺乾之旨觀空除妄以求
真常而不幸置身簿領失足雕蟲萬物奔其虛

聲豪傑慕其羶行將迎酬應履綦如雲竿牘如
蝟甘井直木良足嗟傷每從紛紛鼎鼎中回光
返照主人翁尚自無恙顧賓客盈座毫塵竝揮
當其辭賦神來譚鋒天妙瀉河漢於紙上摧須
彌於舌端快意當前坐空六合津津不休靈光
漸洩神炁暗損而不自覺余觀雪山嵩少天台
華山大聖靈人總之凝神於澹合氣於漠絕無
今時文人淋漓跌宕之態夫道豈江鮑徐庾諸
公所了哉雖云鬧處煉神靜處煉氣順緣對境

政足觀心墮寂沉空恐懼斷見然必有得之夫
橛柄在手然後能將心殺境以事煉心能所雙
忘喧寂兩妙如其不然鮮不逐外緣而喪真我
者道人涉境彼其所涉一針一草一衣一食而
外足亂神耗炁者能幾何不幸以文章爲名下
士四海雲合櫛比而奔走之身罷於楫讓手罷
於批荅口罷於雄談心罷於思構如是而猶自
命曰我抱火德動而無我戶樞流水應而不壞
吁亦危矣卽古人亦胡然必託深山大谷面壁

斷緣哉雖曰回光必有時不回雖曰返照必有時不照我輩實修默勘獨覺其然故簡緣省事大道津梁多務泛交尊生螟螣及一朝而去頭上冠揮手紅塵返於雲壑如野鶴出籠胡鷹掣鎖方且愉快自得又何戀雞肋而坐生窮愁也所謂得喪人我仇恩世竝趨之結爲葛藤煎爲膏火我將有以曉之夢得寶珠認以爲得覺而無有何物爲得四大偶合認以爲我忽而土灰何物爲我情識尚在有恩有仇一旦銷亾恩仇

安在之三者悉幻而勞勞焉役吾之真我以佐之則大惑矣暗行穴中妖狐鴝鵒羣疑填腹一秉短炬陰霾頓消故萬事無當一照破也僕嘗笑殷深源名理精詣當時掩絕高賢信安之廢何至書空咄咄遇事對境之難如此僕無故橫被惡聲與讒人同坐亦可謂屈抑詬辱之至矣友朋衝冠通都扼腕而僕視之漠如以一官付之浮漚以仇口付之宿業逍遙灑脫眉頭日揚蓋至是而始信平居抵掌今稍得力可無作殷

坐舉止然亦豈敢謂便是了道哉夫心不可有
住住於憂愁則憂愁爲障住於歡喜則歡喜爲
障道亦無逍遙道亦無灑脫今僕亦差勝於書
空咄咄者爾三摩地果止是乎足下政在萬緣
中跌撲時自叫喚時自提醒隨來隨受跡混心
定此自大英雄人氣力但校勘古之至人多從
靜鬧處修不聞專向靜討亦不聞專向鬧求或
在紅塵上滾跌數十年而後掩關息影以了聖
功或穴居面壁數十年而出涉人緣以試勘心

地凡夫之人身在學地都無習靜工夫而欲竟
向紅塵境上了道完真直超三界此必無之理
也伏讀足下來書言言精理破的蓋知足下居
嘗實用心於道門行路而知險夷飲水而知冷
煖必非徒事口吻者世人見足下才藝絕倫聲
名方譟將迎酬應一如僕向來則以爲英雄之
本色才俊之白眉爾是都人士不又皮相足下
乎足下庶幾所謂欄柄在手心境如如者也吾
兩人眇未相接各以文章意氣輕立品目至披

覽手札神領玄解乃知吾兩人者政當索之煙霞物表豈徒以雕龍鑿悅兩相賞者耶片語既合千秋在茲深欲與足下張燭夜譚了此大事顧廿四日僕携家登舟矣足下儻有意必來請停橈灣上三日以遲美人三日不至僕則挂帆長發矣長安中士大夫自張洪陽沈眉香外接有王太初諫議其人恬夷過期道門良友足下識之不初解樊籠之人祇宜杜門裹舌逃於空虛一遇同心便不覺媿媿可笑矣永隔雲水相望爲馳

望爲馳

荅陸君策郁孟野曹重甫

駕大不根蔑我貞良是名爲仇徼惠伊口蚤遂初衣是名爲恩爲恩爲仇總屬妄緣友朋動稱衝冠髮立欲自附於荆卿聶政之義又以寥廓相許一笑而置勿問此兩者兩得之僕則日夜念西湖荷花爾煙刀雨舫上奉老母下挈妻孥尋六橋舊事此時猶薄范少伯規規圖霸越功成乃去僕以爲政不必爾憶三君子往歲從不

佞浮西湖以鐵纜纜螭頭兩巨舫擢入芙蓉最深處天風四面至扉履雜陳簫葭間發念此冷然今復能從不從則當別買一舟載三君子如其不然恐人謂三君子徒能從官人游不能從布衣也自潞上發舟一路諸公曾不以身名摧廢見畜倒屣投轄倍於曩時數千里佳山川名蹟留題殆遍胸中逍搖通不爲減眉頭日揚射陽湖上遇元馭先生拳拳以逍遙爲禍本莊老乃長卿之賊欲不佞閉關息游絕跡五嶽一切

剗去歸乎簡寂其言甚切僕故受歡喜理障雖書紳佩帶恐終不能改雖然元馭亦微傷迫仄少寬舒交傲可也聞元美先生惑於仇黨語將謂長卿真作漢之長卿此乃咄咄恠事鼎鑪今遂亡耳邪范孝子如龍不可維繫奈何雲間又生此人益信大國無所不有十四日偶倚蓬牕忽見使者在岸上喜愕久之如見三君子顏色且莫把手我心飛動

與徐司理

不肖爲令無狀爲部中士人所仇遂至投劾猶
幸仇口所讟非其罪得面目無慙天日奉母南
還布帆無恙不肖故生平任真推分覩破一切
天性平澹能不作世人罷官咄咄書空態旁人
見不肖轉肥眉頭比往日更揚此實際非謾語
陳生云母氏仁慈生能容介子之隱婦也賢明
歾不沒黔婁之行不肖今日之謂也江上有水
田十七畝斥鹵侵焉無已則請鬻文賣賦足以
自給上帝之生人貧人多富人少病鬼多餒鬼

少不肖猶喜爲人爲人而爲士大夫士大夫而
有文胸中差辨妍醜蒼素以此託于天壤足矣
人自爲猿鶴人自爲沙蟲又何問焉聞明公見
愛極切眼具寥廓義存灰桐獨古之人有之爾
幸被齒髮其何能忘逋臣無入舊疆之理不得
一奉顏色徒怔怔忡忡承胡太尊亦見念未敢
輕寓一書溷瀆公府青浦邑諸生沈嘉猷大奇
才不肖物色之久渠銜國士之感昔年不肖以
轉官北上此生徒步遠送六合道中茲不肖南

白梅集 卷之三
下又操單舸走迎不肖京口遂失郡試之期蒲
伏束書求府公補試恐府公不知此生高才高
義及所以失期之故故敢一聞之左右幸悉力
周旋之不肖此回青浦故士民不忘遺簪遠迓
慰勞者甚衆乃曹上舍任之諸文學從禮范孝
子應龍情更切至敢并以聞

荅馮咸甫

昔聞含沙射影今之含沙乃射無影人苟不畏
上帝卽何所不至深則空花一切歸猶作越國

男子人能奪我頭上進賢冠其能損我胸中五
嶽耶波旬闡提何世無之乃不意出自名區秀
壤九峰松桂含羞矣僕今者奉老母避暑吳山
下且買湖舸看西冷六橋荷花登天竺禮古先
生以新秋涼風渡羅刹而東東則有四明石牀
丹竈在早還初服藉手伊人僕近嘗有詩云脫
我今日之紅塵還我舊時之白雲欲就大茅峰
頂月碧桃千樹坐吹笙手提瓢笠辭三殿足躡
煙霞到十洲水綠鏡湖春放櫂花深雪竇暮尋

僧鶴背竦身挑紫霧馬頭揮手別紅塵曉起初
辭丹鳳城夜來已夢白鷗汀五株楊柳門前綠
九節菖蒲石上青千層海浪接天來四面罡風
石扇開玉女窓中飛忽下手持瑤草喚儂回到
日夏雲涼葉暗滿天湖雨六橋西此足知僕之
近况僕自人間世落落穆穆人忘者不察誤以
爲鷓鴣可嚇耳足下幸勿以殷中軍坐愁咄咄
伎倆相寥廓士此披裘公所以笑延陵先生也
伏讀近作足下近豈嘗覽異書逢異人邪何其

精彩射人若此再覩別牋知足下方坐史雲之
困阿堵濁物向不肯逐清士脚跟走以足下絕
代才美無度謝太傅捉鼻向細君政恐不免何
故歎老嗟貧作措大面孔僕與足下同病江上
有田十七畝斥鹵侵焉嘗與文卿書大丈夫可
使腹中一餐無飯不可使眉頭一日不揚足下
第少須之夫貧非足下所患陳季儒道醇董其
昌玄宰黃孟威兄弟諸子皆有書及不佞不佞
坐冗未能一一修荅幸出此書一示諸公

與鄒彥吉督學

家諸孫回自勾吳得明公手書詩箴把玩媿媿
恍披卿雲明公心如冰壺龍蛇其德視身外長
物直浮漚石火爾僕區區以世俗之見皮相天
下寥廓士所謂有蓬之心者邪然在世世出丈
夫欄柄在手當不壹意以鑿坯爲高惟高明深
計之不穀此身閒矣政可屏俗了緣力踐大道
而外魔內障尚爾糾纏銜杯削牘揮塵命毫逞
逞爲累豈云道緣淺薄實繇此志不雄猛爾王

弇州云丈夫脫手浮榮卽五嶽九州何所不適
安能老歿於陵仲子行逕第須此中不染著得
羸提三昧乃元馭公則云老莊逍遙大能誤人
朝士挂冠有閉關下鍵爾卽尚平五嶽之興且
無漫及兩君子爲不穀忠臣其言亦兩足采雖
然渠亦各自言其實際乎乃不穀姿故近弇州
距太原差遠此中不染著五字大要喫緊此中
脫染着無論放曠拘局何適而可明公以爲然
不新都汪伯玉司馬與一二同聲以書相招遊

白榆集 卷之三
十一
黃山白嶽使者正在敝廬時下且膏車秣馬矣
由吳興走宣城弔亡友沈君典取道三天子都
然後由義興過梁谿與足下會計程當在嘉平
月矣孫以德撤闈而西尚留里中野人未敢造
次通一字幸道相憶秦君陽公子僕之鮑叔也
聞且東歸足下須爲我謝之小集一冊奉去竄
定

荅詹政叔

自與足下別廣陵抵虎林避暑吳山下三月數

奉老母挈細君泛舟西泠六橋采荷花擷菱芡
登三天竺禮古先生歸坐一室蔭小山茂樹蕭
蕭泠泠體氣甚暢恨不得與政叔同木蘭青雀
爾以重九後抵明州遠客乍歸親朋來見黃花
白酒日入陶然大是愉快事時下促裝正欲出
門走宣城弔亡友沈君典奈所厚故人賓客眷
戀征夫時時牽衣臥轍不放出門以此尙在低
回而政叔適以書來又得新都諸公手牘知不
鄙東海生招之入白榆社僕此時興已脉脉飛

動在黃山白嶽間矣第政叔旣奉諸公命走四
明招不佞則胡不竟渡羅刹而留滯虎林書到
可急問西陵之舟家山有金峩雪竇石牕赤水
橫絕大海又有鰲柱落伽可寓杖屨足下來而
一覽諸勝四明亦有酒人詞客可相與徜徉罷
而同出門無妨踏雪過青山宛上取道三天子
都也承以莫君文字之役相委業拜大命然亦
必須足下到乃就蓋以此要足下耳從貴可改
藁桂此子來驟而短髮蓬松何故

報汪伯玉司馬

不佞挂冠神武將母南還避暑西湖虎林人相
傳明公且至不佞日夜望真人東行共采芙蓉
菱芡醉西泠月色無何報明公以仲氏臥病不
果行某於重九後亦奉家慈南渡羅刹仲冬初
旬詹生從虎林走平頭以明公及龍司理手書
來辱長者招入白榆社不佞雅抱尚禽五嶽之
興婆娑蘭省非其好日逐馬蹄奈此雞肋嘗賦
冥寥以見志長安諸公聞而頗恠之天眷海客

白梅集 卷之三
三
徼惠讒人得蚤脫世網所謂橫絕四海矰弋安
施維是白嶽黃山夢寐久矣至生平慕悅長者
何啻百谷之赴滄海羽族之宗威鳳而明公則
又虛懷折節獎引後來惟恐不及不佞所謂延
頸拭目益以歸心書到旬日詹生遂至某初心
欲先以八行奉聞卜獻歲問新安之艇乃白榆
使者盛道先生及龍使君所以想望至意鵠立
勸駕敦迫再三卽包胥泣血南入斷指殆無以
過某是用感激秣馬膏車且不辭犯大雪走山
陰道上以此月十二日出門從西陵渡經餘杭
懸雷山下取道三天子都計下旬可得與明公
相見一再宿高齋拜肇林道場罷便當走白嶽
朝玉虛師相留新安一月逼除還四明王正之
月爲老母壽元夕後不妨再作黃山遊尋軒轅
容成舊跡言之愉快臨發先此奉報幸驅山頭
白雲送我行李

與陳廣野給諫

丘中之賞暫違鴛鴦與禽魚親足下今日便可

拍洪厓之肩但恐青山不久爲足下所有長安
馬蹄催人奈何七月北征辱足下追之就李又
追之吳門虎丘携手連日夕猶憶與君科頭坐
磐陀石上萬木交陰涼颼滿天素月西流河漢
左界爲歡惜別鳧動神飛明日陵口望故人盈
盈一水矣大江湯湯不澆長恨之端亂流而渡
低焉黯淡蘇李託咏于携手文通寄意于消菟
方之吾兩人千秋同恨方別時足下見囑云卿
誠見念不必長牋卽草草數字數寄平安要在

明兩人之相憶耳乃一入春明門人事差池流
光駛疾瓶水知天寒枯桑知天風倏忽半載矣
僕旣不將片楮君亦久絕雙魚駢駢征夫積勞
雨雪巢林臥習嬾煙霞豈北風之無使亦南鴻
之久踈目如電光腸如車輪所不相思請邀暇
日足下謁王少宗婁東得聞至人緒論不業北
面太原稱上足弟子徒傳和氏衣鉢而不求道
門心印竊爲故人情之僕今雖在風塵中隨境
觀心不忘覺照道眼漸明世諦漸解前所云傷

離惜別亦作遊戲三昧未敢以此故自障性靈
足下聰明絕世稍讀化人遺書聽禪那要語回
心入道言下足了幸無以慧業文人畢此一生
也區區肺腑之愛願足下深念之久不見令弟
遷轉何也昨聞之當事者計不出殘臘矣青瑣
貴僚陳思進鄒爾瞻俱佳士足下彈冠正在此
時可勿久戀泉石都門把手日夜望之

與傅伯俊

蓋昔者舜有羶行萬物蟻慕從世法論大善已

若以化人之旨勸之文殊深入善權廣化衆生
故未取道大智人尚爾何況我輩士大夫入我
山高九疑三峽物情不親故自地獄種子若披
肝折節風華映人萬物蜂涌而歸之奔走將迎
罷于應接亦是輪轉根因雖非惡業總屬理障
愛人下士久而深入住于此境何由得超三界
便落陰陽一落陰陽便有凋謝此吾與足下同
病也擺脫榮利蕩滌煩囂遇行必修遇功必累
以求逍遙之致栖自在之林未爲不是若執心

住此逍遙又生束縛自在亦是塵勞三摩地似
不如此足下比者氣益和政益平蕭灑標致爲
江左楷模三尺童子皆知頌賢使君名流京邑
盛矣盛矣第恐黷溷橫生挫精耗神願稍存節
省以保性命之期人情旣宜榮進自定業秩滿
三載不久折腰讀足下來書似頗苦邑務艱難
欲早解脫僕又願足下勿以爲苦分所應得之
處且莫遇之胡不能少需而坐生厭苦也蘇子
卿雪窖十九年令小生厭苦不可一朝安復能

十九年爲僕不解藏人善侈口而談伯俊之賢
不遺餘力如此而已若謂僕游揚諸公間而能
以口舌爲足下速取此物則爲不知命亦詎足
下僕爲令六載未嘗一日厭苦折腰及入爲蘭
省郎猶時津津爲令風味何者身在閑曹曹務
甚簡于縣事部郎差貴于令君然亦有冗則世
俗苛禮車輪馬蹄居其大半與其爲車馬所役
寧爲黔首憂勞且人之苦樂原只在心不在境
若其中有以自得則爲令亦有樂若其中無以

白梅集 卷之三
自得則爲京朝官亦有苦足下聰明辨此早矣
子愿使君開美士也持斧三吳恩信甚著亦頗
有調外之趣聞與足下相驩如昔留都鍾諫議
行時曾寓一絨問子愿不審已達不便間幸爲
致區區新醴使者羊君踈暢爽直大有玄風當
爲伯俊知己聞老伯母不就板輿之養家居安
適不老嫂與諸姬想一一無恙也仁兄出有賓
朋入御琴瑟亦善石湖林屋年來頗曾一寓杖
屨不雲霞之氣在牕楹間水波澆澗時時清人

耳何得言非僂吏也

與馬用昭

日讀閩中十家詩各有所長如林鴻兩王近世
胡得有此哉五七言古清蒼深秀玄詣神解字
挾丹霞氣帶瀑水意必會境語必標趣且格雖
疊而不複態愈出而轉佳景物叢鬱風華道上
胸中五嶽萬轉千盤紆曲不窮陰森皆在徐讀
而細味之了如身在長林回映石壁坐對高僧
于青松白雲間而譚無生妙理雖未至之曠焉

幽絕近體差降亦多中唐佳境寥寥天壤乃有
此人有此作而流播未遠索莫其聲何居于鱗
子相生平負氣高其舉趾以今求一語如林子
羽者了不可得日夜徒挈鈴而走闐鞞砰訇聲
滿六合故知人之成名與不亦有幸不幸又視
其人之自爲標詡巧而取此物也子羽詩俱在
安知後世無賞音足下能知二三君子詩選傳
之取孤桐灰滅中此中郎之識也微足下僕老
死不見二三君子不敢忘謝聞表舍人亦佳品

恨未見其人今足下比隣朱汝修輩中人也

與沈士範

去冬從詹侍御得手牘一緘旋託寄八行想已
入掌記身在數千里外河水迢遞鯉魚難達昔
在任昉物故平生交游掉臂物態淒涼劉君心
恨其事至作絕交書以寫不平先太史在日諸
公景從海內櫛附動稱氣類咸願嘔心奔走而
赴之者日以如雲太史喜譚握吐之風不倦倒
屣之事延接酬應至以此罷一旦運去時移煙

白梅集 卷之三
消霧散嗟嗟君不見鮑管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如土悠悠此輩已矣何言而不穀平生與太史
之義何如乃亦踪跡寥寥斷縻泛梗雖束縛王
事踉蹌道途其于故人分義亦太踈索矣仰慙
皦日俯愧下泉雖復累頰增喙其又何以解免
纏綿宛至所可自信其不渝者獨有此心已爾
向推轂令兄于張大司馬屬當言官建白大汰
邊塞冗員不敢收署云且轉屬楊大將軍眈眈
之令兄微有不满尚未察其深中肖甫一片有
心人平居念君典甚至當不作世人態者老母
自入京患痰火兩月入春始愈作此牋時方起
牀第以兩女奴挾而行亦可喜事

與張肖甫大司馬

明公居東脫巾弄兵之徒隨旂鼓而靡海外有
截天吳恬波一指薊門營壘甫定而疆圉之大
捷至矣提貔貅以拔祈連斬鯨鯢而封京觀馬
上露布至都門都人以手加額動色歡呼無不
取酒北面酌地而頌明公威德人歌破陣家製

白梅集 卷之五
銑歌書勲奉常獻俘太廟何其盛也然後知于
將鑊鄒之鏹水斷蛟龍陸剗犀象霆掣風馳何
往不利天下士大夫歎明公以爲天威而服
朝廷知人有神筭從此以往邊人父老婦孺有
息肩之期矣羽書駭石駭電流星明公當之勞
苦萬狀此何時而猶警念及么麼書生據鞍削
牘文辭鄭重情事綿密豈惟明公多情薦不忘
舊亦仰見明公戈矛矢石間神完氣充意思整
暇此成功之本也老母入都門苦寒痰火病發
伏枕月餘至今尚未離牀第遠承寒衣之惠屬
某致感激再三不佞某又蒙惠燕市取酒貲明
公旣愛某而又時時念及小人之母此其恩不
可忘也欲以其身爲侯生劇孟空有片心奈此
六尺崖略報謝不盡銑歌十章奉獻轅門伏惟
裁覽

又

連朝凍雲垂垂都城雪花如手含香之署凄然
懷冰矣日與二三同心擁楫拙煨蹲鴟而啖之

白梅集 卷之三
有少黃米酒佐名理差遣寂寥一出門騎馬衝
泥手皸膚折馬毛蜩縮僕夫凍且欲僵朔風有
權濁酒無力此時念明公正在邊徼人煙蕭疎
積雪丈許寒氣當十倍于都城胡馬一鳴鐵衣
不解繡旗夜捲笳吹亂發按壘行營想見淒絕
帳中取琥珀大碗侍兒進羊羔酒而聽歌者歌
出塞入塞之曲朝提猛士夜接詞人雖淒其亦
大雄豪有致哉不知幕下頗有差足當明公鼓
吹如昔陳琳孟嘉其人者不此時恨小子不得
奉么麼六尺而侍明公牀頭捉刀之旁 國家
倚明公如長城驅明公如勞薪亦以雄畧不世
出故此莊生所以有櫟社之嗟也雖然春明門
中終當借明公盈尺之地列侯東第計亦非遙
但不知何時西謁青城先生

與高吏部

先生高臥瑤潭清川佳樹調鶴引猿領丘中之
緣了人外之理不意近世士大夫乃見都水勾
漏風華映人若此僕往一再至潭上輒如入天

白梅集 卷之三
台石梁青松白雲最深處側聆玄論如飲懸崖
寒溜而啖雪藕冰梨未嘗不冷然快爽也吏事
牽人逡巡辭去一別幽人家便被風塵驅入火
宅至今私恨不數數叩柴荆尋幽賞也先生潛
心此道有年丹砂行就矣肯下寶筏一渡迷不

與莫秋水

足下江左騷雅領袖煙月總管一踏吳土通都
若狂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
紫騮過從必衆一花一石履綦何處不到題咏

何處不徧竊恐山靈大妬足下夜半以鬼物盜
公綵毫奪公繡腸令足下化爲一椎男子腹不
復罷竒字口不復吐佳言憨然臃腫向人飲啖
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稱大快哉足下謂世間
必無此事然宇宙亦寥濶矣風雷六丁而下取
人間書一夕而徙其山川變其人物故鮑照才
盡少陵文而不貴造化播弄事皆有之足下不
可不懼吳中煙霞丘壑甲于天下人文圖史器
物之盛亦如之足下坐而雄據嘯咤其間不可

白梅集 卷之三
謂非大福利人願言稍事挹損返于清踈大要
藻麗雅俊之士風華映人而每患多事清真抱
朴之夫簡素足尚而常乏文采亦名缺陷從古
難兼僕以規足下足下必還以規僕然則吾兩
人務各去其所長而取其所短可耳

與陸君策

僕挈橐行後太湖洞庭遂落君手長嘯紫煙酣
暢朗月笳簫競發魚龍噴薄時頗念使君不往
使君以青谿官舍爲公等山厨使君朝爲青谿

長暮爲煙霞主人一鶴守門客至闌入松花荇
菜河轉天明使君畧施鹽櫛放衙視事勅客暫
退日向晡吏散烏啼賓朋復來集夜闌更端語
或跌宕恍惚掉而出六合之外而吏民不疑官
長不罵人生此樂坐空千古今俛仰陳迹矣新
使君長者鞠躬愛人勤于職事而標韻當復大
減公等此後入青谿索莫哉衆芳亭明月無恙
虛照清池綠樽空矣回翔城隅水曲知爾銷寬
天地間事事如此習家池與山公今日俱安在

白梅集 卷之三
哉此書宜出示諸公一歎而罷

與陸平泉宗伯

某之居雲間文質無當吏道多踈尤雅不工於
眉睫諧俗取憐而明公顧反好之謂青浦令破
雕刻僞去其圓巧之風而獨守純白不作世俗
吏伎倆故收之灰塵煙焰之中賞之拘孿物色
之外今世仰明公何復減天際真人而乃不自
尊貴抑首下心每一相見移座促膝動至娓娓
省區中之緣譚人外之理譬若寒溜踈鍾冷然

相荅蓋明公神宇內寧靈竅外朗剖析要眇洞
極天人諧笑總是禪機咳唾俱含至理某第側
聆諦聽卽能使炎熱全消滓穢盡滌不啻飲迦
諾迦尊者清涼水而歸刹那之間肉身菩薩何
復知銅墨之在體哉某雖不幸爲世諦所縛而
此中從紛輪垢溷中時時回顧差覺主人翁無
恙境有起滅不逐遷流若慈母引赤子入市一
步一顧庶無迷失則近者自覺照之一字得力
頗多而此機尚生結習甚熟猶無奈葛藤之難

頓剪也

與瞿文學睿夫

五噫出都門浮雲漭蕩總屬虛幻足下胸中洞
庭雲夢無恙不祝融七十二峰上可以修真煉
藥天牕玲瓏雲氣出入石扇訇然玉童手開桃
花迷人何知人代又漢江湘浦沙青水碧坐攬
空明招靈妃神女石上弄寶瑟亦快哉泪羅君
愁憤逼仄眉頭不揚不足與游青雲事業有令
子在昔天台華陽何必珪組不患足下無仙骨

第患無道心耳通明先生有言寧爲才鬼毋爲
頑仙夫頑猶仙焉丈夫歿可爲鬼哉足下今不
頑駕鶴驂鸞千萬努力荆君子口吻理學乃爲
郭景純青鳥經所誤大尋干戈他日欲入宣尼
兩廡下顧何得配享孤竹君二子廟乎一笑六
千里外握手無期故人之心已挂荆門郢樹

白榆集卷之十二

白榆集卷之十三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八

與周元孚

不見足下已七載矣入都門得與叔南朝夕稍
知足下楚中近耗叔南少年奇才為人亦疎暢
有致周氏多才幾與江左大小令珣珉家等矣
日夜望足下入長安吐此隆思積念不謂遂有
州牧之命行李且東燕市和歌不審又在何日

氣結腸回令人益追恨往時吳門之役也箕仲
日唯杜門望腰下金魚風雲之氣幾盡子冲時
拮据兵事寄來塞上諸篇雄風颯颯深沉人也
趙生入吏曹後頗深居簡出失向來跌宕豈其
體固爾邪懋權君房領使節出逍遙大任四明
之上魏君意近沉著而風氣未暢僕以爲不如
法護君房朗潔神骨冷然可求之人外所命劉
介卿鄒孚如未之識足下所賞定非凡品僕游
道差廣矣日以雕龍之辭佐人鼓吹挫精耗神

道家大忌也所幸世情澹甚膏火不煎不然者
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出世之學終當自了戶
樞流水虛以游于人羣庶其不遂淪落此途斷
是火宅早晚掉臂寧爲白首紅塵矣吉水鄒爾
瞻從南荒回入華省百煉不渝竟犯主上怒
南遷此人匪止勁直清真寡慾終道門良友也
瑯邪公黃冠加首入山已深廟堂強以珪組招
之計應取白雲封戶耳清時風尚如此亦可人
事

荅王恆叔

空谷無所見聞大自幽適日高春或始櫛沐香
鑪經卷以爲生計亦坐子午當其嗒然無所不
喪亦不知四大安在何處亦尚偶作寂寞想絀
一二故人胸懷便令揮去至破釜去我已遠四
威儀中都不復作念不佞默自校勘於萬緣殊
澹猶存一二葛藤所不得打成一片居恆苦之
乃若眼前所遭得失恩怨私竊喜其天性超超
無事擺落而足下傳人言疑不佞頗動念覽書

良駭不佞屏居於此掩關滅跡卽邊使者見念
屢以健兒來迂業謝不往盡日無寔然之音不
知何人見不佞見不佞動念缺缺乎且余中未
有其端而人已見其迹可畏哉或仍是好事者
自爲臆度耳此自關吾性地事安置啾啾然不
忍令足下畜疑也殷深源名理超詣至使支公
卻不敢前一旦廢徙信安咄咄書空何其無聊
不佞素無殷君之譽那得不爲人疑第得足下
信我足矣然必欲足下信我不佞動念矣旌干

白梅集 卷之三
有南行日必尋我四明山中此中可無來也

與黃白仲

鄒陽獄甫解矣歲亦云暮天寒層冰蕭然裋褐
淒其可知乃讀手書磊落雄快絕不減向來面
目至五七言近作跌宕儁爽足空九州欲傲天
地男兒胸中磊塊如此豈世網所能羅哉縱能
羅其六尺之軀安能羅其千秋之氣也咄咄屠
生之於白仲兩不辱黨人西寧翩翩好文甫卽
騷壇橫見摧折余懼其一時意氣都盡今能留

白仲遇之如初西寧竟雅士不俗亦不辱吾黨
可喜日夜望白仲來潞上今爲西寧留不佞意
粗安請以獻歲聯鑣一過之雲間彭欽之走數
千里來依不佞甫脫裝而不佞已中流言落藉
遂相尋潞水之陽其人南金白璧也驟見足下
書若詩爲之骨驚神憊願以盤匱交足下矣閒
中得長歌一章頗淋漓自快敬錄求政并呈西
寧

白梅集 卷之三
答鄒字如吏部

孚如先生足下嗟乎第謂不佞去可惜卽已至必求其故有蓬之心矣不佞雕龍之技所不敢自知乃一片肝腸明於皦日當爲令凡可佐黔首之急者毛髮不愛六年一日也居長安號多客客自以爲卿雲威鳳也者而日暱就之客就長卿所抵掌非藝文則性命藝文性命何負於客哉謂長卿遊乎酒人人借長卿爲名爾每對文酒諸公浮大白啖肥鮮淋漓盤礴長卿旣雅不善麪君又絕五葷終夕而手不近鸚鵡杯比

散客業酖醕而長卿醒然上馬去又或聯鑣欵門無可爲供具則入問細君之簪珥簪珥略盡繼以鸚鵡鸚鵡旣典乃鬻圖書腰間僅有一銀帶亦銷之以佐晨炊爲令六載如此此其人果大洿池不肖者邪又何至甘清約若斯人之甚也嗟乎客實就長卿嘗長卿多客凡諸嘗長卿者皆疇昔就長卿者也諸公則浮白擊鮮頽然自放而令手不近鸚鵡者坐酒過祗堪絕倒雖然此火宅也不佞一旦去之而就清涼快矣野

白梅集 卷之三 五
鶴出籠何天不可飛乎四明山中則有舊時之
石房在取白雲封尸青猿守之長安是非人我
山高乎又烏得到煙霞世界卽到冷風吹之散
矣挂帆南下風日漸佳海月江雲遂落吾手他
無足言所委傳文嬾不復作足下意識堅必辦
此而後去元孚入京足可朝夕聞夢白且請告
幸爲問之何日可得出春明門也

荅陳伯符

屏居以來履綦都絕乃不知足下喪子之戚王

恆叔一歲而殤其四子觀其意自豁如當不作
西河先生舉止第丘壑之姿以足下寵靈得早
還初服幸矣一脫京洛風塵事事閒曠日高春
始起櫛沐焚香攤書了不關人間世孫太初有
云佛容爲弟子天許作閑人一瓢一笠從此始
矣方婆娑蘭省輒賦冥寥心纏機務泛咏臯壤
世人見之莫不抵掌而笑目爲怪迂不知今日
遂成實境不佞豈亦有先見乎足下云老母在
堂且無爲五嶽遊此言是也丈夫意度蕭遠卽

白梅集 卷之三
六
蔀屋亦有煙巒器局誠卑雖山林亦是掘塚不
佞嘗竊非尚禽必託五嶽以爲高也表闕終身
土室君公大隱墻東彼其風華詎不蕭蕭映人
哉河水漸漸挂颿非遠故人努力青雲他日尋
我石牕雪竇陸司空僅一接緒論爾足下踈朗
峭勁人物冠冕司空亦今之張茂先也豈延津
神物近在宇下而望氣不見邪少年人患不峭
勁百鍊之剛尚化繞指始便脂韋後將何化乎
若足下以侃侃取忤司空何爲司空哉然乃公

多聞淹通神鑒朗徹一片熱心腸真下菩提種
子蓮花妙舌堪作天人師足下亦不可不知也
雲間彭欽之高才博學行業粹美玄風名理不
減許詢江左名士此爲白眉足下物色之久矣
廩旣縣官有年積苦眼迷日色者蓬累之下青
袍誤人思欲一觀上國之風自託訾生以遊六
館生平企慕伯符若渴念于足下業稱北面未
敢造次通謁託致殷勤行且探懷中之刺往矣
嘉惠種種其自老母而下悉荷明况主臣主臣

白梅集 卷之三
臨當分携投筆惘惘

荅李玄白

玄白李先生大雅逞不穀與就李馮開之游甚
洽繼通於賀生伯闇伯闇至今猶屬神交爾最
後識玄白虎林一見語合臭味不啻也不穀抵
四明甫逾月而使者遠渡羅刹走官奴以瑤華
之音來陳辭纒纒氣橫雌霓色奪芙蓉光掩木
難聲扣哀玉前無東阿後無蕭統矣中間推許
不穀過當中心好之忘其竒醜鍾子期不笑人

地下乎然無鹽瘦瘤貴在悅已情提肝挈膽以
奉盤匱雖然白衣蒼狗從古嗟傷皦日青松譚
何容易當不穀盛時榮名被身進賢加首人望
須眉家拾咳唾掃門而懷刺者爭號登龍把臂
而論交者動引管鮑一旦遭讒去國身名兩摧
生平心知半懷觀望夫此所傷者長卿皮毛耳
至其所爲長卿真我無恙也其胸結今古口吐
佳言猶故而炎涼聚散朝暮迥若兩人何論齷
齷者夫卽號稱當世之有道石交頓改面孔居

白梅集 卷之三
恆疑朱公叔錙孝標爲過激乃今躋之夫長卿自如而人自山河矣曩時之皦日青松何爲哉故不穀願與玄白載書刑馬而約交則必如古之人無爲世人之石交矣不穀無他腸其爲人踈而無町畦於外物澹而寡所嗜好自以讒人去雞肋官而浮名破自世人以市道交不穀而交情破自不穀以言語文字招忌取悔而言語文字之障破天去其疾矣乃今則蕭寥閑寂屏居無營闢地栽名花焚香讀異書佛奴道民煙

朋霞友冷然獨暢逍遙人外安問其他不穀觀玄白溫粹開美士業好鄙夫願與白首請努力前期夫讀書爲文而不聞大道則才鬼爾彼口先民之行而操世俗之心者大要坐此惟玄白努力由拳集一冊奉覽僕且以覆醬舐而足下猶然索之乎董君謨吾郡之俊玄白延之得良友矣然董氏更有大晟揚明者淹博竒偉與君謨雁行而才亦伯仲足下寧識之不隣舍中脫有青氊一片地可并羅致也十月初旬當走宛

白梅集 卷之三
上弔亾友沈君典歸塗可得奉晤崖略之悰頗
宣筆札餘留面譚

荅徐孟孺

欽之來得足下書分明是一篇大禪師語錄足
下肉身菩薩也別來知日長進言言妙理字字
真詮計應非鑿空杜撰出來自是靈明一竅吐
欲許大道理足下豈遂已得牟尼寶珠邪爲之
歡喜無量生平道義金石交獨有屠長卿那得
不一引手足下他日涅槃時狠歾揪住師兄衣

帶不放是必求足下度脫我雖然足下此書無
一字不下筏僕頑然不知猶向足下求度玄珠
在前瞪目不見空費索摸逾索逾昏足下得無
胡盧我邪若要佛度我除非我自度不自努力
維求他人卽令千佛環繞日夜提撕亡毛髮益
僕挂冠以來尚苦人緣種種上爲先君子營襄
事母年高八十有八妻孥尚幼婚嫁未始親朋
酬應一切難捐溷汨喧囂中此時何處覓得真
屠長卿維稍辦得寬心平等與萬境隨緣捱揆

滾跌一步一回顧自家主人翁如此照管不已
儻一朝得見真屠長卿面目今日直是無可奈
何自計無可奈何而撒手放下是忘因無可奈
何而妄想強求是助此又添一層無可奈何平
等捱揆不知可是法門不虞長孺靈心妙識加
以實際此是大根器人是我輩修行榜樣向嘗
與此君在清源舟中譚半日大要說僕病根平
等寬舒之意多簡徑精嚴之功少升天不逢成
佛尚遠此所謂頂門一鍼雖僕亦自知之無奈

生平染着泛愛兼容寬舒落穆落在此窠臼中
一時不能掙扎得出此雖非惡業其爲損烝挫
精昏沉靈識與惡等爾明知故犯迄不能戒每
想到眼光落地不曾辦得資糧通身汗出每從
五鼓醒時恐悚危懼斷自今日簡緣持苦行比
及天明朝霞旭日花明柳媚魚泳鳥啼忽不覺
逗遛逢歡喜心客無老幼賢愚來到面前欣然
相接問厨中有少茶酒乎隨分留話領畧風月
便忘却日前話頭早又被歡喜魔引了去也又

白梅集 卷之三
或隨其緣力急人窘難提獎人倫成就後進便
認作是道業善緣又苦無一副嚴厲面孔捍物
阻人客日以進緣日以增思得塊處靜坐一時
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故也平等是道囂溷是
業兩者久戰不勝足下何以鞭我所諭命宗時
頗得要領欽之此來相共印證更大自明了第
此事尤非塵囂中可辨深山一茅令人日夜結
想聞董玄宰陳仲醇道器卓然與欽之四三公
左提右挈儘可商量生歿大事獨僕此中苦無

良友此中最高明者詩文功名而已因無同人
彼此提醒夾持所以話頭易忘卻一棍一棒不
放饒歿友何可少也足下不來欽之又以人緣
急告去真自惘惘八月乘浙江潮來同謁大士
落伽山良快幸勿負約僕於月終且作宣州行
當以急足相聞足下可偕欽之會僕鴛鴦湖上
欽之詩道上可喜業爲敘之臧晉叔踈朗玄暢
士向風慕之久矣詩來楚楚才與情兩足賞不
能作一書相報深用缺然雲間同調若陳董數

白梅集 卷之三
公本欲通入行爲訊乃欽之行太促方作孟孺
書畢憊矣念以亡益寒暄損耗心力可惜也遂
罷不復作幸道本懷表長史業問錢唐權以貧
不能裹糗中止卽此一節今士大夫中有此不
楞嚴法施足矣復益以白金足下貧士何爲此
龍華會上不乏國王大臣布施獨貧人夫妻施
檀衣作旃檀香氣殆足下之謂邪寫經墨一函
金扇一握附緘欽之去神越峰泖矣

再荅徐孟孺

欽之來得手書數百言無一字非大道津梁欽
之別去甫數日使者復來書辭提誨迷人神情
透露長歌亭亭霞表氣韻高華足下業聞大道
要眇而友朋分義猶然胃結如此得無黏泥帶
水不超脫邪忘而不忘用而不用當無戾太上
之旨欽之出門後僕益以蕭寥樓前雜樹花木
漸以成林終日坐對每當會心處欣然獨笑容
來略去禮法盤礴清陰第此中絕少玄曠士不
敢作分別相隨意晤言卽世俗人來不與譚世

白梅集 卷之三
俗事檢點煙霞討求松桂渠雖不盡解勿以相
強有偶及市朝事急以白塵尾揮去不令溷乃
公以故身在城郭何異桃花源矣時下獨有走
宣城弔沈君典一事未了上慙天日頰愧下泉
數往來胸懷習嬾既久出門甚難又以貧不能
治遠行裝要須以清和前努力一行且令急足
相聞邀足下及欽之會於就李吳門間以故人
方在當路絕意不欲問婁東權辰玉能圖一晤
甚快足下津津落伽大士阿育王舍利乃僕土

人東歸半歲尚未一往踈散如此又何能勤心
苦行以求了道出世也元美先生掩關之日久
聞其亦未盡脫舊時伎倆一絲不斷便有去來
一有去來便墮生滅苦哉學人於此可爲泣血
足下今日見解便是千佛寶藏至於實修實證
恐亦尚輸黃面老子故慧業文人不難於知見
而難於實際僕與足下交儼可乎今歲是必力
圖一晤諸維面盡願言老母妻孥俱無恙問使
者知太夫人康福足下遂作人外家翁矣石火

白梅集 卷之三
之光真自可念

與王辰玉

辰玉道兄足下彼已之子爲我解天弢自叩之
南無物不適自失頭上冠世之奔走官人者不
進自時名摧破附虛聲者不進自萊蕪之釜生
魚競錢刀者不進又以僻居窮海眇四方過客
甫入里門猶有父兄三老過而執手勞苦久之
亦不復來門可羅鳥雀矣僕生平無他嗜好六
尺而外都無長物架上惟有圖書數百卷選選

人持以去年來絕嬾不讀書萬事盡捐一絲不
挂細君賢有治家才逞歲僕北上計以俸餘急
構小樓三間前望浮屠後枕城郭大江日夜湯
湯走其下僕歸而一朝有之樓前襍樹花木力
不能得名花嘉木又不欲以此亂人意止取野
草樹蒙茸小有致而已樓之下卽以居老母荆
人春日板輿良足愉快客至見此中風景蕭疎
如野園輒問內宅尚安在旣而知此中卽是頗
歎慕不已栽竹數箇宜春雨宜冬雪松兩株宜

白梅集 卷之三
秋月宜晚風或以爲居不宜松張處度屋上陳
尸僕置不問有客以筍魚留共脫粟清譚譚多
在人世外或及方內急取松下風澆之筍魚有
時不給空譚竟日客去掩關焚沉水香一縷隨
意讀僊釋書數行倦則跏趺稍調攝元神不令
脅貼牀席日復日歲復歲隨緣挨捩身在今日
絕不計念明朝以此習定觀空庶幾一旦得見
本來面目衣食婚嫁不以留之胸中久矣猶憶
曩爲令時作詩云老去何妨無食生來猶喜爲

人當作蘭省輒署冥寥一笠一瓢輕舉六合士
固有志今日乃成實際語足下兩詒書拳拳問
僕近况故敢略述本末書辭久不荅亦以嬾故
孟孺一月之中修問者再故人情深矣而書中
玄理破的大是黃面瞿曇口中語孟孺真如良
馬望鞭影而馳何憂不旦暮彼岸也孟孺屬館
辰玉所便布此訊辰玉琴絃累斷累續今當得
外國鸞膠千秋歲永固政恐兒女情深道心退
墮須從愛河急猛回頭如僕外緣遣盡此情亦

白梅集 卷之三
復不減可畏哉弇州先生近日精進何如偶快
意作此書書成小罷不能更修弇州問幸道區
區君家叔氏竟爾淹忽尊公神傷原鵠矣有便
寄信無忘故人更望以要言鞭我

與汪伯玉司馬

歲晏浪遊入新安辱長者以國士見收寥廓相
許知己之感可泐金石矣逼除還里門奉椒觴
北堂逡巡元日親導板輿侍慈親看花燈火樹
愉快可言別時成約先生且以花時與不穀會

於西湖同如婁東訪元美先生取道宣城弔亾
友沈君典不穀日夜引領望使者西來業膏車
秣馬以待今年花事甚早王正月海國桃李大
放計西泠六橋間亦爛熳矣幸先生杖屨早發
毋令綠葉成陰也想仲淹仲嘉當從行不可不
携鄔君以來覆瓿之業以累先生爲敘而傳之
昔蔡中郎寶王充論衡僕每舉以爲中郎遺恨
論衡俚淺駁雜伯喈過采不足語知言政恐後
世之惜司馬亦猶僕今日之惜中郎也願先生

白梅集 卷之三
痛加斧鉞無事姑息不穀好覽觀古今人物文
士深湛博大標韻既遠體格故莊識妙心靈知
幾有道無有如先生者東海男子六尺足以相
投無恨敢布腹心維先生照察

與龍君善司理

挂冠以來人情山河獨足下高義足驅千古歲
暮還家園老母和愉妻孥歡喜椒觴花炬親朋
來集念使君不能忘別司馬公約以花時會於
湖上同入吳閭不審竟能來不足下底期過久

矣非遠內召報至幸以急足相聞第當飛舸渡
西陵候干旄天竺六橋之間流連青翰舫縱譚
名理送足下南徐臨大江而別千萬勿負故人
此意承司馬公留近草許爲序而傳之足下亦
何可無一言寵靈不佞維大雅留神卿家丈人
陳玉叔先生委作草堂雜咏足下命作栖雲館
百泉詩俱成書兩紙奉去獨新安遊紀未就以
未及登黃白兩山誠內慙難於命管容徐圖之
相見當有以報也

又

君善仁兄有道足下往歲不佞客新都屬足下有采石之役不佞亦旋別伯玉司馬而還別司馬時業成約以獻歲會於西湖同如婁東訪元美司寇及春間得足下左遷報此時擬足下旦暮西司馬當送之湖上必踐初約走急足甫東不佞則飛小舸徑渡西陵日夜望東來使者兩睫張而不下良久杳然不佞以不得東來的信日復一日且望且待竟成蹉跎亦緣家居貧甚

不能裹糗大負初心自後聞伯玉果送足下湖上盤桓旬日始趨婁東又聞足下曾渡西陵一會陳立甫乃通不以信使相聞使不佞幾立化為石何也魏南嶽夫人云張良三期可謂薦道而明心矣司馬與足下竝好道長者何爲失信不佞若此乎又聞足下與司馬公會元美後卽飄然還武陵尋列僊毛女采藥茹芝修度世之業果然吾道大幸四月中立甫以職事抵四明見訪出足下荅司馬十絕讀之始慷慨欲絕無

何飄揚欲僊白日惟孤劔青山有敝廬不妨稱
逐客原是避秦人去國之言如此胸中復着何
物邪足下挺衛玠之標馳平原之藻乃其爲吏
前無古人以寬大行其神明以持重見其擘畫
蓋自縉紳縫掖下逮閭閻婦子交口而頌人無
間言僕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得人心如足下
者下之人以爲威鳳祥鸞上之人以爲烏鳶歿
鼠乎則爲善者懼矣呼天扼腕何足以云司馬
閔世諸篇真無愧古之遺直公論不在朝而在
野所謂閔世世誠可閔爾方從桂樹隱不讓桃
花源足下卽終老沅辰之間無恨第觀足下年
甚少才甚老所遭遇幸猶不乏明時隱計太蚤
須以光明大業一暴於天下然後商量出世事
未晚若不佞則白首青山黃冠皂帽此其時矣
久有泛洞庭登衡嶽之志聞辰州丹砂甚富秋
冬間請以道民野服訪足下武陵先此奉報小
詩六首奉懷不盡翫縷

與陳立甫司理

白梅集 卷之三
三
逞歲僅一奉顏色於京邸乃不謂足下見念深也江樓一夕遂當千秋詰朝送足下郭西屬干旄方出野人不欲久坐官舫遂去不及一握手耿耿久之不佞遊道頗廣人情物態多所諳嘗當不佞盛時盼睐羽翼歛唾珠璣雖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殆無以過盱衡揚眉士以雲合影附青松白水爭託心知一旦摧頽交游掉臂夫市人何論卽世之號有道賢人不免名在賢者而有世俗心則湯湯者誰爲砥柱

矣不佞以是息影掩關一切謝絕古人有言君平旣棄世世亦棄君平身世兩棄則可以斷緣遣累抱一完神徼幸厚矣當不佞之薄有名位志芳而行羶爲物情所附將迎酬應形神俱罷一毛一髮悉非我有長恐一不戒於風露茗枯葦折爲有道所嗟傷瞥而撒手遂逃空虛蓬戶掩兮井逕荒青苔滿兮屨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時不巾不

履坐北牕披涼風焚好香烹茗忽見五色異
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
夢卽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
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厨
中無米笑而荅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
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共怡然二六時
中胸懷不絀一物從此修煉所謂旣無拘滯之
情亦不作竒特之想推分任真庶幾一朝得見
自性卽闡提冤業泡影空花去我久矣足下錄

人摧廢之餘殷殷良厚溫美開士真不佞所傾
心又禹穴蘭亭近在眉睫尚未及一歷覽冥搜
今幸有蓬萊僊吏爲東道主是宜裹糧杖策而
來若邪谿上與君侯浮青雀舫采荷花佐觴大
是快心事乃天道方熱道民日披襟散髮就清
陰茂樹下顧安能跼踖一舴艋如坐甑中遠赴
使君也請以新秋爲期惟足下寬我爲足下画
得曇陽大師像一幀謹裝池奉去見像明心卽
心卽像卽像卽心幸足下努力此道火宅蓮花

政在仕路歸田辭乃野人游戲語業託敝郡林
山人芝手書一冊子奉覽外寄龍君善書一槧
詩六首敬致左右南歸有便爲轉寄龍君

與陳玉叔方伯

玉叔陳先生大雅足下逞歲得明公閩中書見
念拳拳矣細察來書辭旨大都勗僕以窮愁發
憤著書立言勒成一家副在名山垂之千秋在
昔左呂司馬竝以此抒藻流聲幽通宣鬱此誠
士大夫處困之上善顧不佞區區此心更欲有

進於此者業承明公知我敢輒布其一二天地
間虛無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天地天地
分陰陽陰陽生萬物人生兩間無論虛假幻緣
種種結聚種種起滅無與於我卽四大幻形亦
名假合倏聚倏散泡影空花亦非真我所謂真
我維有一點靈光乃虛無自然本來面目名爲
智慧自形生之後根塵相因智慧流爲情識一
真馳於萬境下者嗜血肉競錐刀自同癡蠢高
者務功名雕文采希聲豪杰雖事有清濁品有

白梅集 卷之三
貴賤要之見不離人我情不免去來損氣耗真
曾無益性命之毛髮卽如管晏運籌而立功賈
馬操筆而揚采須臾事爾一旦蓋棺空留功業
文章於白骨何知白骨旣朽所謂不朽亦虛語
爾以故古之至人達士往往輕一切幻泡而重
吾真我必不肯以曹劉顏謝之業而易三教聖
人之事夫釋氏了義觀空猶有三十二分老氏
致虛守靜尚垂五千文彼爲性命設也非爲文
字設也不佞少而蠢愚壯不聞道業已失足雕

蟲亦旣譟虛聲宇內矣近頗聞化人緒論於達
者而又適初解天弢返於間曠方大悔曩時之
妄用其心於無益之地思力剗去浮虛一求真
諦尚苦結習難除沉痾難愈淨業未究文魔累
侵且將瘞智公之筆燒君苗之硯而足下更焰
而助之邪不佞天之棄民也將以立言垂不朽
如足下所云則才力萎綿將努力大道如僕所
自許則根器淺薄斯兩者皆非不佞所任也顧
鄙願寧修大道而不至不欲託文字而無成請

白梅集 卷之三
自今以往隨時省過隨事煉心日覓我本來庶
幾一朝顯露幸而遂得牟尼亦我自有之物不
幸而不得且作隨緣之人如是畢吾餘生已爾
著書立言急而託於世請不復敢聞命書辭久
不荅恐明公終不達鄙人之心故復媿媿至此
然自察多言矣所謂結習難除如此哉龍君善
當世才子其爲吏前無古人過采讒言當事之
責向承命作草堂集詠業寄之君善所不審達
不今再錄一通以往

與王元馭閣老

先生乃竟爲時羅致豈鴻飛尚未冥邪隆往回
自入計嘗與先生語東山之望日重矣恐終不
免先生捉鼻掉頭不問也今果然顧黃麻初下
朝野相慶如元祐相司馬此一行力樹三千八
百一垂雲臺之名乃了上清之業若李長源韓
稚圭亦何所不可隆竟以虛名累身遭讒離枉
今南還四明雪竇得壹意了性命大事亦微惠
讒口業以一官等空花仇恩作幻泡一瓢一笠

白梅集 卷之三
白首青山足矣勉旃先生幸勿復以僕爲念

與君善

君善仁兄有道足下仁兄爲吏玉雪永壺自古
未有兩當事者憤憤乃爾弟雖物外人不能不
爲仁兄抱孤憤衝冠當足下單舸下巖瀨入虎
林弟不能蚤以急足偵行李追送故人可勝長
恨王正月曾附尺素訊起居到時足下已東五
月初旬修八行作五言律詩六首苦無南去鴻
鯉乃遣奴送之陳立甫司理所轉寄武陵無何

得報尊公以衛輝李轉四明郡丞念吏卒南迎
使君前茅者可得作書郵遂再削此牘以明相
憶拳拳弟奉道多年向苦塵勞不斷挂冠以後
得壹意了大事因緣矣而詩酒交游猶復爲障
去來離合道念不純近以一念堅誠爲聖賢所
愍忽於五月十五日得人生希觀竒證遂決志
謝絕一切塵緣力修大道顧獨念足下仁者何
能遣諸胸懷亦自覺絕慮忘情未符太上足下
天姿開美器局粹然作吏潔已愛人已積實際

功行又見退食奉道禮佛清淨離垢大自再來
人頃處毀譽升沉政足調心煉性想道眼觀之
空花泡影了不關靈臺中事從此益充長道心
超超玄著進可應務隨緣退可出世證果欄柄
在我何往不宜君年方壯經濟未有究竟政不
必急爲石隱計也弟所注念在此一段大事未
暇及區區寒暄常語幸深見省察以足下事尊
公固是通家子弟生平未有往返今爲邦大夫
未敢倉卒通賤姓名幸爲叱致握手未期臨風

悵結

白榆集卷之十三

白榆集卷之十四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九

與邢子愿

子愿邢先生有道趙生自楚還得手書讀之綢繆宛至故驩津津金石不渝且名言精理字字寶筏引我迷人佩以無斃來書云竊恐道心之損不於除目而於西湖色空空色或不免鸚鵡籠中背誦了不關一點靈臺斯言也深切學人

溪岫之疾豈維不佞當書座右洵可永作千古
慧炬尼珠初祖西來意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六
祖本來無物竟悟禪那妄識盡捐靈光孤露安
事萬卷千經後世聰明士大夫博綜古今多記
教典譚玄說妙倒峽懸河通不理會真元識見
逾多性靈逾障絕似唐宮中雪衣孃日誦波羅
彼寧渠識波羅爲何物所以譚者如雲百無一
得如子愿云云切中今士大夫錮疾且向未聞
足下皈依大乘禪而吐論了如出黃面瞿曇口

何以故當是乾慧宿根不佞奉道以來自知非
超悟上根欲以苦行實修漸次拔滌精心嚴律
向極操持不幸身作計吏繼轉禮官屝履泉奔
塵緣蝟集不能力執孺柄律因緣破心逐境遷
其爲退墮何疑二六時中從苦海時時返照時
時悔咎緣去稍清緣來復愆四大業落苦海前
浪推之後浪疊之遂無一刻不是紛囂境倏照
倏迷乍離乍合一日十二時有萬天堂有萬地
獄焚心痛骨真無可奈何每一念至便思身挂

衲衣手提應器飄飄舍衛栖遁叢林而母年九十高妻孥幼小莫可脫離近去雞肋遂謝馬蹄自失頭上冠奔走官人者掉臂自貧無阿堵競錢刀者滅影自遭讒蒙詬附虛聲者不來門如水矣頃以是得剗心息累專氣壹神嚴奉律制力收散亂近者蒙聖賢愍念苦心得非常異證遂發雄猛益事苦修蓋鈍根之人不得不如此將來究竟尚未可知然一切塵緣則斷盡矣去年足下與不佞約作泰山主人不佞以此願未

了頗置方寸顧念道心方復定力未成恐一出門便逐腳跟轉自春入夏禁足小樓計將以初秋一走宣城弔山友沈君典便乘興渡江訪足下濟上又苦貧甚不能裹糧終當以一託鉢往耳足下又云非久且挂神武門冠婆娑靈巖日觀果然不一代才子鳴琴之政惠滿南宮持斧之風聲高東海於子愿足矣世寧有不散歌舞筵邪所願達人回首去妄尋真過眼繁華電光泡影歸根結局此道貴矣維我子愿深念之數

白梅集 卷之四
千里遣使寄此區區別楮所陳更希鑒亮

蒼方衆甫

與足下別三見蕙草綠矣花縣飛觴蘭省促邾
故驩杳然客歲將母南還不能遠赴使君期至
今勞結束郡遇徐孟孺同尋太白酒樓蒼茫揮
手頗不盡踟躕情舟甫渡揚子欽之君策孟野
重甫相繼操單舸來蕩槳乘流論心累日直至
西湖相共看荷花臨江而別了不作兒女子悲
此之暢敘乃足豔想初入里門猶有父兄三老

少年相過慰勞久之屨綦遂絕堦戶蕭條小樓
前有隙地盡種花竹僅半歲便已扶疎披襟散
帙坐茂樹就涼風不復知此身安頓在何處南
郭子綦所謂嗒然吾喪我想政是僕此時光景
家居貧甚三旬九食庶幾近之謀生計拙委心
聽命不能與造物爭權僕本是太白賀監放浪
人今顧返而學鑿坯灌園者谿刻自處不飲酒
不如葷脫粟一盂苦費馬齒覓以斷送餘年足
矣邇來自覺道念長進爲聖賢所愍頗有殊證

遂能剗心遣累壹意辦生歿大事其爲福利大矣又安問其他足下清真出自天性爲吏故當超超玄著不染世味士大夫要須識得此一段境界世法世出何往不宜老母今年八十有八神明不衰荆人固窮可方鴻妻萊氏兩兒子初學句讀大能伊吾唐人五七言詩日可十數首他日解把阿爺遺經殘卷作老措大卽足不必擔世榮如昔人必欲高其門第僕以爲猶然世俗心不達耳足下覲還郡中聞僊眷業又北去

何必官人爲官人婦亦奔走碌碌如此小詩四首奉寄卽取數聯別書薄蹄可懸之官舍幽人之語恐不稱官人累承捐俸故人義高何以爲報

再與子愿

天下事有不敢言者大足厓漆室憂仁兄身兼數器張乖崖救火人乃令轉馬曹邪世事可知矣岱宗之下可以棲遲功不挂雲臺名不可垂丹臺石室乎計行李從楚澤還此時政入里門

坐涼風臨水亭單衫白恰把碑礫看荷花便是
蓬萊僊伯顧何如驅馬黃埃中流汗浹體也弟
以去年九日後始歸自西泠家有半畝宮小樓
前餘隙地急栽花竹數株今年遂已扶踈閉門
卻掃儘可逍遙獨無奈史雲之甌生塵矣弟爲
令廉又好急窮卹難官舍常無隔宿糧以青浦
入覲事竣而南行囊罄矣分聊城傳伯俊裝乃
得抵家抵家數日卽得儀部報時有四壁在不
能治北行遷延半歲業罷棄雞肋物勾吳故人

聞而爲治裝始能入省居都下長苦東方生乞
米狀客在座貰酒大都倚辦細君簪珥及圖書
鷓鴣裘腰下僅有一銀帶急時銷付酒家長安
相知作銷帶行記其事蓋一旦罷蘭省困可知
已今則藜藿不充三旬九食先君子在淺土二
十餘年尚未得大歸僅有江上盈尺地無從備
石槨與九十老母相共啖脫粟猶然不繼誠無
面孔仰戴天日四明窮海絕地非貧子所宜居
故人賓客相見大半風柳榆兒吳中故人秦君

陽公子力勸弟做梁伯鸞故事移家梁谿蓋爲
問田廬小具而父旣未葬母年又高不能旦暮
徙居之弟又苦心學道不問家人晨炊頃蒙聖
賢夢境證度益以遣緣息累壹意精修以仁兄
觀弟志行若此者恐終須是此路上人今世二
切都無論矣獨苦老母妻孥無可託者辱仁兄
見念深累許捐貲爲弟買山業有成約遣使相
存逡巡歲餘未遣何也人間世猶頓陶朱不少
患不高義高義者或身是黔婁仁兄兼此兩者

而又與弟講金石之好傅大士龐老功行願仁
兄努力施一惡人不如施一路人施一路人不
如施一善人功當相萬弟旣受仁兄恩亦不得
茫無所報負此幽冥業債爲轉輪根因力勸兄
蚤回頭向大道所以報也敬遣家諸孫震奉詣
仁兄幸無爲德不卒儻使至而兄不在家震不
能待見弟此札後可遂以信使來弟交游滿天
下獨以八口投仁兄其故可知已漢宣帝黃龍
元年鼎一枚奉去焚沉水香讀二氏書此鼎已

白梅集 卷之十四
經吳越間博雅者多人鑒定真漢物非贗震郡
諸生以父憂涉遠道足下幸善遇之聞濟南多
清泉白石如江南躡突珍珠泠泠足洗心骨且
泰山在望秋間當得一訪仁兄出處大致幸以
語我

與李濟南

不穀挂冠南下吳中交知獨明公信使遠存不
遺故簪棄履義高於古人不穀往居青谿明公
宜不在後車數內今日見顧特異常流人倫鑒

若此宜其及也不穀兩爲令實操冰霜苦心又
好以俸錢急窮周困官舍居恆無隔宿糧一旦
以無罪罷蘭省困可知已將母南還四壁尚在
僅有負郭十七畝江田多爲斥鹵侵無年三旬
九食殆無以過先君權厝二十餘年尚未歸土
母年九十不辨甘毳誠無復顏面仰戴天日而
不穀又好剝心學道還山以後一切俱空獨苦
家人蕭然無生計將棄去不顧滅迹深山則人
道有缺遂眷此環堵浮沉世諦則石火可傷坐

使物外之人進退維谷古人云廉吏安可爲也
近且以八口遠託臨邑邢子愿不穀與邢君無
生平往歲以計吏在長安偶集朱汝修宅邢君
走一介託友生求見不穀時邢君已將有持斧
三吳之役不穀謝不敢見邢君少選至奈何以
一雞肋物驕天下士邢生儋父哉及命未下第
講交游禮不穀慨然起世乃有大雅若君卿僕
安可過自局促而不以成君高長揖據上座長
安以此兩賢之自後不復相見往歲不穀以無

罪去國屬子愿以楚藩督餉抵山東所至問屠
長卿安之免官不論吾知其母老家貧無擔石
何以爲生吾且捐俸爲其買山不穀深心德之
而信使未至今聞其轉馬曹還里乃遣家諸孫
震往以八口累邢君不穀旣修淨業第得稍免
內顧憂卽飄然長往空山枯寂矣念今世界有
高義若邢君及足下烏可使之泯沒無聞故特
爲留此字人間又以明公爲此君邦大夫遂以
奉聞聞邢君亦且有林泉意部中得士若此敢

白梅集 卷之十四
為使君賀所患子愿不在家去使恐餒於路幸
使君念之新城張令僕同門年友老成閱達蘭
谿之政卓然并幸留念

與秦君陽

去冬曾遣一使修候時丈尚在長安入春來舍
中絕茫然之音無從問丈踪跡所向弟又枯寂
習嬾久缺起居此念往來起伏無已時眼前浮
雲得失丈得無芥蒂胸中邪世界事偶然而聚
偶然而散聚不知所來散不知所往海漚空花

都無堅牢形骸軀殼生豈一人大地山河今非
一主當其得來怡然而喜當其失去悄然而悲
一旦形散神離得失何物浪憂浪喜總屬妄因
譬如夢得寶珠覺不在手夢離兵刃寤乃虛怖
漢祖唐宗竭英雄一生精力收合散亡山河卽
掌受用幾何轉盼煙冷棄捐宮掖拋擲山河卽
黃金為棺寶玉為殉與皚皚白骨了不相關生
前得失浪生憂喜時移事往祇有悲涼人方在
憂喜之中不暇論到悲涼之境稍一提醒回頭

白梅集 卷之十四
萬念灰矣萬物芸芸各有賦命君陽身爲貴介
家有負郭美衣甘食僮奴滿前世界中人試等
君陽而上勝君陽者能復有幾等君陽而下不
及君陽者何限見幾知足斯爲達人區區雞肋
小物丈當不以留之胸中如弟一旦以無罪去
頭上冠家徒四壁其爲窮愁宜何如而弟未嘗
一日失逍遙誠知此分矣近則剗心學道已作
枯禪蓋以弟身實際語奉告非敢孟浪幸見原
察頃有人自京邑還云足下於春間暫還鄉山

想抵家已久敬裁此牋奉訊無恙作此書因念
及京邸周旋古人所不能爲每對士大夫媿媿
便淒然欲淚學道遣情此情尚未能遣去使與
山東邢子愿使君有約故弟業逃身物外獨苦
八口無依移家梁谿初心不改弟以老母結念
諸子姓難以一朝飄然客歲過梁谿亦以丈不
在無主者行抵四明生計都絕無從向市上人
乞斗米一錢糲飯苦菜僅足延生有時不給神
氣自旺何者腹中無食心頭亦無事也新秋決

白梅集 卷之十四
入梁谿晤足下盡吐胸臆先此布問太夫人夫人想各多福

與張新城元鼎

仁兄遂領海岱名邑正大賢展布胸中時揚聲策勲當更高於江南治狀吾道幸甚弟以踈迂得過當路仇家乘之謗讟爲祟遂爾挂冠仁兄標名雲臺不佞弟栖神巖谷出處不同喧寂殊致爲龍爲蛇亦各安其所矣杜門息緣了與人世隔絕屬以入口託臨邑邢子愿特遣家諸孫

震遠赴邢君而弟貧如范史雲不能爲去使治往返糧所慮子愿萬一不遇諸孫且爲中途餒鬼故以此字付之子令其蒲服謁足下幸少濡沫之弟兩爲令力持冰霜又好以俸急窮交卹苦難今日坐取顛躓雖謀身太踈落拓可笑然其人亦可念矣足下問故人近狀業作蒲團上苦行頭陀邢君許卹我入口且遂入四明雪竇最深處數字爲念不及其他

與李使君

白梅集 卷之十四
足下同之文浮海朝大士可得見聖燈佛光否
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壯遊自佳恨僕不得
同行然閉室焚香修三觀無時不見妙相領潮
音胸中故不乏溟渤矣海上初回便入山尋石
牕瑤草足下遊興勃勃如此使宗少文終媿尚
平子病足不能走晤神爽爲飛

報元美先生

元美王先生有道門下不佞某得先生手書者
三得詩一缺然無一字奉報者有故某東還後

發弘誓願屏除萬緣及海內交游竿牘又不欲
生分別想故於先生處亦遂罷問訊又以太原
公方在熱地尤不欲通婁東信匹夫取介過矣
頃林居數聞先生拳拳見念遂瞥爾動心冬月
辱汪伯玉司馬見約以今歲花時相聞會於湖
上同如吳門訪先生曩頗不能自堅許與西行
乃春來司馬使負約不至某亦遂禁足不出門
矣欲了宣城哭沈君典宿心會家居貧甚不能
裹糧獨負良友下泉深以爲恨某兩爲令懷冰

白雲集 卷之四
霜苦心又好以俸錢急窮濟困官舍長無隔宿糧乃今之爲黔婁萊蕪可知已日與老母啖脫粟苦賣及馬齒莧細君嘗病疝至無一文錢向醫師取藥物相視而笑病亦尋愈困時以方生墨三劬貨之舊識賢介子易子母錢徧歷數家不售竟返故篋薪粲有時不繼絕不向人口及三旬九食業與家人以定力持之介母萊妻了不作嗟怨非惟不出口吻亦不見眉端所得苦中之趣如此旣失進賢冠又貧無阿堵親朋不

至蓬累之門竟日不啓始覺耳目神明乃爲我有萬念都灰冥心此道近頗得證驗益助勇猛間中旣無一事相關無以送長日稍取三教之理參其同異尋其要歸著爲一書頗爲此事染着亦屬理障今亦將完矣尚未敢出終當請教先生先生邇來起居何似大事因緣想已了當幸教下根之人令弟敬美先生在仕路能不忘道念作火宅蓮花活計不令子問伯讀書何處聞諸郎風氣日上可不挂有道胸懷以嚮往一

念草此荒牋遺老奴奉訊維先生鑒原四方向
先生乞文字者如雲僕不能以賣文取一斗米
先生罷於津梁矣有可令走四明假手不佞者
乎幸留念

與汪伯玉司馬

首夏作一書取三教之理論次大略求先生印
可力不能顛遣一介蹉跎至今某頃已剝心遣
緣力修上座之業君平棄世世棄君平有身之
累都盡矣閒中無以送長日以經世出世二義

著爲一家言業已垂成尚未敢出當虛心請教
先生矣聞杖屨從吳門走梁谿入長干由采石
渡江取道謝家青山弔沈君典不審何日返三
天子都某久負宛陵之約慙愧良友下泉蓋緣
不佞邇來貧益甚不能治出門三日糧惟有禁
足小樓討求性命大事而已此月望前後將決
計作宣州行行則尚力圖與先生一會隆所著
書多天壤間最大事間出古人未道語竊妄意
作今代未有書四顧寥寥獨念先生某千秋知

已故欲手此書急走新都面受大教往辱先生
許爲某刻白榆集如已命工則卒成之若猶未
也幸遂已其事何急而爲人謀覆瓿之具弇州
先生一寄詩三詒尺牘某都無一字爲報弇州
得無督過深乎息交游謝竿牘欲斷自婁東始
以太原公方在熱地世人趨婁東者益以如雲
不佞耻之故不欲和聲附影蟻慕羊肉然聞弇
州見念彌深知已索我寥廓之外矣嬾不及修
問仲淹仲嘉兩令弟幸道某本懷寓書者爲敝

鄉胡生來口溫美士惟先生一盼

寄王荆石閣老

射陽湖舟中得奉至教句句肝腸言言精理洵
不肖某終身芻絃佩以南還靡間晨夕某於人
間世實無所好恬於進取委心安命用拙忘機
不幸以雕蟲小技偶竊虛聲爲當世耳食人所
暱就某又踈中熟腸操行都無崖異將迎龐雜
取忌招尤不肖葢約已豐人捐身利物時時爲
天下人種福結緣而此身都無毛髮利於天下

白梅集 卷之十四 十一
遠聽不察見形生疑似是多慾多事穢溷塵堪
中人無論悠悠行路不鑒深衷卽季札披裘尚
屬皮相其爲物在何如介推有言身旣隱矣焉
用文之某自抵家痛自刻厲日念至人之訓杜
門息影歸於苦空亦幸以旣賤且貧世情人絕
迹不至泥垣墮戶盡日無屨基聲得壹意剝心
伐毛洗髓討求淨業緣愚鄙苦行爲聖賢垂愍
夢境證驗此後便能剝累遣緣益助勇猛粉身
碎骨不敢退墮此志矣所苦范萊蕪之貧三旬

九食藜藿不充介母萊妻甘心無怨一家悉知
皈依三寶庶幾類龐居士家以此畢餘生足矣
古人有云君平旣棄世世亦棄君平物外之人
與人代長絕了不復交關故知乃先生方在當
路尤非野人所宜通所以不修寒暄一字者易
歲矣適敝郡秦司理北行譚及真人紫炁遂爾
動念某以肖翹微質獲蒙曇師收錄門墻乃坐
仇詬大玷師門罪廢以來刻意煎滌顧先生之
所日夜望不肖之自新者何如不得已故敢粗

述不肖近履仰慰拳拳乃若曇師在天之靈則
天眼洞觀悉矣無生之理稍窺有身之累都盡
某於人世亦復何求要須知區區此訊斷非有
所望於先生者亦以不能忘曇師之德耳勉旃
先生努力三事上清功行正在此時願和中平
氣以天下萬世心處事待物傳說比於列星魏
公終歸紫府余小子不勝願望欣慰請從此謝
故人幸勿復爲念敝郡秦司理滿胸中一片陽
春海上爲理六年仁及窮檐蔀屋於其行父老
及

與王恒叔

子弟萬人奔走如赤子之失慈母爲吏如此中
古所無先生至性善善心長敢附以聞餘不敢
及
李生走天台謁甘使君時不佞偶有小冗崖略
數字爲寒暄而已無何大悔不佞與仁兄生平
道義之雅何如經年修問胡得草草若爾一入
塵緣便有乖迕此弟學道不得力處不佞自入
春以來杜門禁足絕不輕通賓客亦以四壁蕭

然世情人不至坐臥小樓修頭陀行足下書來
詫我以台雁之勝使道民津津復動褰裳濡足
之念來札更云欲訪弟四明雪竇間不佞此月
初旬躔走宣城弔沈君典太史且聞道一看九
華涉狄浦尋金竹山觀世音新道場計以重陽
前後了台雁之願與足下把臂入林乃聞杖屨
有東來意遂持兩端非足下急航普陀則不佞
先渡石橋孰先孰後專俟後命書辭致疑於弟
語既究禪觀觀還丹以爲此不無矛盾至所稱

觀火之說剖析三教深微玄朗至哉斯言又謂
佛則真性常存空無所待僊則渣滓猶在犯形
必毀如已究禪觀乎則靈光千劫何假九還如
更講還丹乎則尚涉有爲安見真性語良是矣
不佞亦知之第不佞寡昧見後世三教之徒各
立門戶互尋干戈所謂與媾爲鬪末法參商竊
以爲三教之理同堂共室儒者順性命以還造
化義存沒寧道家煉性命以齊造化理完不歿
佛氏悟性命以超造化妙在無生儒所謂明德

道所謂靈光佛所謂般若其道一耳特入有三
門是名三教儒爲在世法二氏爲世出法道凋
三光佛超萬劫此其不同也所云佛悟性而長
存道犯形而有壞乃是命宗之人以長生爲事
用坎離鉛汞鍊已築基河車轉運火候抽添分
主賓按子午存口訣談下手煉形修命結丹成
胎此全是有爲之法爲長生度世而設以命起
因亦以命證果所以礙形氣而往來與天地而
成壞楞嚴所指十種僊人胥是物也不知道門

亦有上乘廣成標其窈冥柱下發爲虛靜無爲
自然直悟真性而精自然化炁炁自然化神神
自然化虛此都無火候藥物之名運用抽添之
事性徹而命自超此所謂還丹卽佛氏之見性
與道門轉丸之丹迥異矣文始經云見精神而
久生忘精神而超生夫見精神而久生命宗修
長生者是也忘精神而超生性宗修大覺者是
也命宗之僊拘形滯氣報盡還來性宗之僊入
聖豫流與佛同果君不聞西方金母與觀音大

士虛空之中時時同在一處所而重陽七真及
吾曇陽大師皆從僊悟佛以佛修僊乎足下今
第修無上菩提見性歷劫則不必講還丹而般
若卽丹不必求長生而永劫不壞是也乃不佞
方要三氏之指歸著太函之定論則不得不立
論爾要之僕之安身立命處亦惟大覺金仙也
雖然實修實證不落言詮頓悟法門則無所住
而生其心慧能以一言了道安事呶呶入葛藤
窠曰不佞願與足下勉之足下清真簡澹道器

卓然弟踈愚落穆人於人間世一無所好獨以
平心熱腸爲物情所歸坐取紛溷近者痛自剗
除遂能返於簡寂一身之外都無長物居貧晏
如從此修持庶幾得見自性大事因緣須與足
下面作商量非筆札可盡聞足下廬墓所有清
谿好山茅屋數間沙上鷗鳧煙中雞犬大有幽
居之趣令人結想三之日作此書下春卽作虎
林行馮開之信來政待僕西冷六橋上足下如
欲相會可急策蹇以至弟於虎林當有十日留

白梅集 卷之四
不能出門請示東來的期且遲子候濤落伽間
矣因甘應溥與弟有約遣力詣之恨前書潦畧
致有此冗語雖犯能仁氏綺妄之戒亦足以見
不佞繫心仁兄若此之薦至矣甘君爽剴通偉
士與足下論心譚道相得可知吳生流落公子
以尋子來見足下病還足下乃不忘情於一見
逆旅人贈金甫至之明日而吳生卽從西陵來
蓋其遊困甚夏衫破盡面目枯槁得足下五金
遽覺蘇蘇有人色菩提心冥感乃爾弟所著經
做世間無事人矣

與甘應溥

不穀自黃冠入道以來自分人外人禮數旣捐
野性轉薦李生草草告行率爾寓書荒鄙無狀
仁兄不卽加督過更荅以溫言直陳胸懷居然
長者通偉度不穀閱盡世人獨念沈宣城高才
俠節靈心熱腸當其家食數千里慕義赴之如

雲一旦遘危疾鄉父老子弟遍走郡望願以身代者無算其品如此仁兄知之深矣徒以草疏一節取忌江陵承望風旨者幾構奇禍君典過於懲創遂謀稍逃於酒色以自污嘗與弟吐此深衷弟不然之郭汾陽功高位重不得不爾子無汾陽之勞而有相如之累子所自託人卽舉以爲子罪禍本在此矣君典聰明絕世豈肯向火坑中作活計者不幸天不祚貞良溘焉早世使悠悠此疑千古不釋是弟之所爲君典痛心

疾首也頃仁兄方爲亡友白此疑枉而傳聞稍僞輒嗷嗷向仁兄置論可謂忠於事君典聞於知足下然寧負甘君不負沈郎僕之心也不穀以仇口挂冠家徒四壁介母萊妻相共貧苦三旬九食殆無以過坐是久不能裹糧千里哭君典青山抱此長恨數日內且勉強出門一修白雞絮酒之敬於君典重陽前後或得杖策入天台望見賢使君顏色耳又聞于旄將有四明之役恐弟未回無從伏候軒車委巷奈何台宕之

白梅集 卷之十四
願終須酬之業與王恒叔約矣

與蘇君禹

不佞弟自去秋將母南還杜門滅跡青苔黃葉
滿貧家屨綦寂然盡日枯坐可謂世外間人矣
無事出門海內交遊竿牘并廢追憶湖上畫舫
茗椀棊枰蓮房芡實徘徊六橋三竺間恍然隔
世事兀坐齋頭時時結想故人抵掌千秋清言
娓娓屬按部行役歲無寧居野人久不敢以寒
暄常語仰溷清嚴仁兄當能寬我形骸之外友

人沔陽陳玉叔書來力勸弟修名山之業著經
世出世一書以成西蜀趙文肅公未就餘志夏
日山居無事業成此書亟欲請教大雅恨足下
方在嚴重地未得自達耳適辱甘應溥使君入
行遂削荒牘託應溥郵致左右一寫積懷臨風
瞻遡

荅胡從治開府

逞不穀待罪蘭省與足下都無生平歡先生則
載幣械書千里走健兒闕下定交不穀豈豐城

獄中神物乎何望氣而知其人也及不穀橫被
仇口以出先生則又馳咫尺之書且并爲治南
還裝書辭慷慨至恨不得伏闕抗章以明東海
小臣無罪寥寥千秋義高寒朗不穀抵四明山
中甫及食新而汾代之使又在門矣蓋至今兩
面孔尚未相對雖古稱神交何有若此者不穀
挂冠以來生平椒蘭相許往往化爲艾蕭張謂
有言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而先
生之用意乃若爾求之於古未見其人壯士急

知已夫斬衣沈族何足以云惜也不穀六尺媽
然弱女子狀又黃冠入道矣少年英雄之氣灰
矣無能爲豫讓荆卿之報雖然先生義存王孫
爾其見趣寧出淮陰擊絮媪下哉不穀之坐困
也以細人而其見收也以英物當世賢豪長者
爲高義亦尚不少而獨念先生者古人所難若
然不穀可以托於天壤矣不穀有胸懷之言難
與世人輕吐伏計先生用意在古人之上故遂
披露無復隱不穀束髮蚤慧讀書十行俱下爲

詩若文模古人則古人寫胸臆則胸臆掇之而已神無所不詣法無所不稟爲人寥廓踈朗以六尺爲天下死而毛髮無所利於天下長爲吏千里號神明持身若冰愛民若子好善若渴一日十二時中無一刻不恂恍見上帝神靈上帝神靈亦監臨胥蠻有嘽輒應慨然思以縣令起家作功名如范蠡五湖子房赤松李長源一動天文足矣不謂時命乖謬當事者以仇口見罷而非其罪此念遂化冷煙急理雲霞舊業掉頭

撒手便作世外人剗心息累了人生一段大事因緣脫之紅塵還其青山落籍雲臺挂名石室造物之意將在此也今業行見其效矣獨以不穀爲吏時厲志太苦一旦黃冠加首貧過萊蕪而母年八十有八妻少子幼頃纍欲棄家入名山洞府而不返而母妻牽裾揆之人理不可棄去尚爾依栖環堵殊非本懷誠得負郭百畝之田上奉老母下畜妻孥無媿人倫乃合天道此世界無可托者遼陽開府顧益卿往歲許爲不

穀買山想以兵事嬰心忘之耳欲走一介詣顧
使君貧士力不能治遠行裝且聞白衣人出關
有禁今修一札奉從治先生煩先生爲不穀特
遣一力直抵遼陽致不穀書于益卿所令益卿
遣一力直抵四明不穀第得百畝之田則在世
世出兩大事濟矣以先生風格當慨然爲不穀
任此無疑儻先生遂欲分取益卿仁義更善非
所敢望矣作大檀越成欲一黃冠道人此是上
清功行兩君子勉之益卿奇男子意氣肝腸不

減足下今日令故人作此舉止此當輸君一籌
矣往僕兩爲令米藥其操無論推俸錢以急九
族貧交惟恐不及官舍恆無隔宿糧今日數千
里仰食故入所謂遠望西江之水大都索我枯
魚之肆爾雖然不穀形枯神不枯一點靈光自
信歷劫無壞經年禁足小齋習靜修觀長日無
事偶取經世出世二義作三教玄同一書旁及
山川辭賦幽人寂士大抵作清冷致語讀之欲
使人心骨俱暢者將成矣而爲新都汪伯玉司

馬相期西湖甫至而會王季孺太史持節至自
桑乾云與先生大修平原十日飲快甚坐間蓋
無日不念道人泰山邢子愿年少有心人翩翩
才藻與不穀有日觀之約便思衲衣托鉢一度
黃河捫岱嶽直走雁門出汾晉訪先生塞下續
王生舊歡奈母年春秋高理不可遠出徒矯首
望關門紫氣結念如何先生一代詞人詞人多
偃蹇流落先生今開府擁旄豎功名西北此文
章家稱命達矣蓬萊三山近在君家宇下顧何
日歸訪安期羨門僕曾與先生約他日請徑走
登萊相共尋海上靈藥瑤草第聞胡先生一朝
解印綬謝人間事去僕則提應鬼出門矣學道
之人久不作冗長語爲先生破例亦以深情所
寄不覺津津諸惟先生亮在

啓

上吳門相公啓

代作

伏以天道高明歸神功于八柱聖謨宣朗資哲
輔于三台曉入彤闈日麗黃扉之色宵還禁直

花黏赤寫之香身登鼎鉉平泰階之六符手握
斗杓奠皇圖于萬葉乃忠良之上伐亦儒者之
極榮恭惟老相公老師閣下少號聖童秉動靜
方圓之喆夙成備器爲文章禮樂之宗東吳麗
藻代有聞人南國英靈茲焉獨冠家住具區澤
國才吞碧浪之聲境移林屋洞天語秀青霞之
色玉瓚黃流德器驤温朗泰山喬嶽風稜屹矣
端凝臚傳而太史占雲蚤擅崑山片玉賦奏而
至尊擊節何誇璧水羣英年踰四十朝野之望

獨隆位正三公調燮之勲斯赫玉貌朱顏步出
而宮花俱映金章紫綬坐來則庭燎相輝文武
並用廻萬國于陽春忠智咸宣弼一人之聖德
宇宙古今際此千萬百年極治之象薄海內外
咸頌二三元老碩輔之勲自殷周而還于斯爲
盛卽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某衡茆賤品襪線微
材揣分量能乏匹夫之淺智乘時徼幸忝君相
之宏恩溷迹班行技慙鼯鼠濫竽侍從文謝雕
蟲乃因過分之榮遂遘非意之疾水宿山栖一

白梅集 卷之四
無足錄君恩師義兩未能酬登西巖而占象緯
知帝星台座之休明依北斗而望京華柰煙水
雲山之邈絕犬馬至微尚知惟蓋之報江湖雖
遠敢忘廊廟之懷謹以尺書仰干台聽人難縮
地語不宣心某不任 云云

上江陵相公啓

代作

伏以帝恢至理在翼貞良天產上材借靈嶽瀆
三台四輔躬赤舄以匡時北斗南箕佐紫微而
布令故風牧克相軒后則皇國夢彼華胥夔龍

仰贊陶唐而恭運旋登沕穆德配神明華夷歸
美功存亭毒竹素流光恭惟老相公老師閣下
上智超凡至人秀世當五百歲之昌期應風虎
雲龍而翊運產六千里之大楚滙荆襄漢沔以
鍾祥衡山昔奠九州稟炎帝祝融之氣太和今
寇五嶽借玉虛師相之神是用占清班于妙歲
矢忠智而出入三朝輔 今上于冲年受顧命
而調和四海佐真宰以平泰階開日月星辰之
運執斗杓以酌元氣會陰陽風雨之時東夷重

譯輸珍寶于闕庭北虜望風走降王于輦道萬
國享登臺之樂一夫絕向隅之聲卽詩書所稱
何以加自剖判以來所未有某洩渤下材誤入
藥籠中物樗疎賤品偶占桃李餘春學慙吐鳳
補袞職媿無其能文乏雕龍玷清華實非其分
頃因狗馬之病遂邀麋鹿之期顧葵藿微情久
傾向日奈蒲柳孱質尚爾從風竊念 聖主獎
拔之仁復想老師教育之德君恩師義總屬高
深野宿林居殊懷慙悚抱煙霞而偷逸雖屏青
山瞻日月而興懷敢忘紫禁惟身伏田野跡遠
崑廊所以瞻戀空馳寒暄久曠茲者薰沐恭裁
短楮敬布私衷伏惟台慈鑒亮某不任殞越惶
恐之至

上山西相公啓

代作

伏以至人出世玉瓚之德無私上相匡時袞衣
之光有赫周禎降命于嶽神大昌姬曆漢道乞
靈于昴宿克熾炎精文正著盛德于三朝則天
門開朗忠獻見卿雲於五色而廟社重光蓋威

鳳祥慶逢時乃出方諸陽燧惟氣是求恭惟老
相公老師閣下三晉人豪千秋國寶西京麗藻
毫端奪參井之文章北斗儒宗門下總河汾之
禮樂土風雄厚人物故自陶唐天性塞淵德器
屹并山嶽黑髮而正公孤調和六氣朱顏而稱
元老師表百僚周召同心輔聖天子于冲年睿
德蕭曹寧一奠我國家于累洽重熙華夷勲業
異域猶問起居金石精誠婦豎咸知名姓是誠
人文之巨觀儒者之極盛某學慙博物缶音而

誤廁雲門文未成章魚目而仰干照乘偶徼大
幸自貽片玉之羞濫在清班虛竊壺冰之號履
禁地則黯爾覓揜窺秘書則茫然目眩處非其
分每戴君相之恩如天揣已無能欲措臣子之
躬無地頃因狗馬病作遂使麕鹿心生躡雙屐
于青山頂頭敢忘魏闕結一椽于白雲堆裏未
穩卑棲仰帝座于中天獨觀朗曜望台垣于半
夜載喜昌明蓋乏才能而清華忝竊恐負乘之
足羞荷知遇而林壑偷安念報恩之何日是以

白梅集 卷之十四
當中宵而徬徨每纜衣以躄躅顧宿疾尚延孱
同蒲柳初心未遂徒切傾葵雲泥之路邈隔鴻
鯉之訊久踈念日比于懸旌罪詎堪以擢髮茲
者敬肅蕪辭用候台履某不任云云

謝江陵相公啓

代作

伏以三台朗曜開妙氣于東華四海陽春酌太
和于北斗捧卿雲于蓬島下方誰不生光升曠
日于扶桑大地曾無私照昴宿匡時父老謳歌
於西漢簫韶奏律遠臣鼓舞於南薰恭惟老相

公閣下五嶽竒姿千秋間氣夔龍德望關洛儒
宗正元宰以秉國樞萬方延頸矢忠良以酬

帝眷百辟輸心陽和式遍於遐陬枯朽遂沾乎

汪澤某材同襪線職濫封疆三載吳門實深積

釁一朝益部復忝新恩波臣龍子之鄉旣不能

竭涓埃于東海蠶叢魚鳧之國又何由布威德

于西陲是皆納垢包荒賴大人之偉度吹枯植

朽荷玄造之至仁感惟刺骨言不宣心睹漲海

之波濤雖去吳能無回首望連雲之棧閣將入

蜀尚爾揜菟叩帝闕其靡由彷彿天門之色
仰台垣而徒切夢寐袞衣之光某不任欣躍感
戴之至

謝吳門相公啓

代作

伏以龍德正中逢時則駕鴻庥遠被翊運彌昌
建神功于八柱何物非恩司真宰于三台有生
胥戴恭惟老相公閣下河嶽竒英鳳麀異彩手
握金杓調六氣于時令口吹玉律散四海以陽
和某志切消埃材同瓦缶金盃濫竿憲府秉鉞江壻

三年東土媿保釐之無功再歷西陲荷恩榮之
有赫時維七月流火之秋方興農事詎意大浸
稽天之患陡作波臣慨稼穡之渰傷過深閉閣
睹閭閻之蕩析悲慙向隅是惟待罪而靡皇敢
冀蒙恩而濫擢茲皆賴師相念一日有龍門之
雅或假二天于雁塔之私情旣屬于粉榆恩幸
叨于樛散拜祭戟而消菟戀戀金閭之月望劔
門而極目迢迢玉壘之雲口莫揄揚心知感激
平生山斗中夜台垣某不任欣仰頂戴之至

白梅集 卷之十四
謝浙江相公啓 代作

伏以天門日朗光照窮簷大地陽回春生幽谷
當黃扉命下極四海咸慶風雲荷丹詔遠來某
一夫實先雨露顧寸心之感激詎尺素之能宣
恭惟老相公閣下東華靈寶北斗儒宗青年及
第太史奏絳殿之雲黑髮公孤上相捧瑤天之
日某河西庸品江左濫竽三載徒縻一官莫効
拜茲榮命益悚殊恩開府建牙已媿東方之千
騎塞帷就道復慙西土之雙旌恩實深于吹噓

感難忘乎銜結立吳門而擬足練目極覓擢登
劍閣而望三台形留神往某不任欣躍感戴之
至

壽董大宗伯啓 代作

經世雄文會日月星辰之運匡時上宰調陰陽
風雨之和簡德業于帝心發英靈于嶽降恭
惟上柱國大宗伯潯翁相公閣下天日竒姿文
心鉅匠名成三策少年藉才子之稱賦就兩都
一日貴長安之紙碧雞金馬崇班清映乎冰壺

白梅集 卷之十四 三

威鳳祥麟藻思光生乎彩筆遂登講幄佐盛德
于青宮爰正秩宗掌邦禮于紫禁久勞廊廟士
民仰北斗之尊暫夢煙霞遠近繫東山之望時
屬三秋忻逢嘉節天高八月適誕偉人借桂輪
以代華燭朱顏照見桃花取天樂以張瓊筵綠
髮明于黛色交梨火棗供自西池仙曲雲謠傳
來金母蓋 皇明之運祚有赫知元老之壽考
無疆某昔承人乏作牧名邦朱門清燕數奉音
徽綠野逍遙時陪杖屨仰德星之曜里契洽椒

蘭荷甘露之灑心義存金石逮自移官以來未
嘗不感念疇昔陟香山之高標停雲而憶白傳
望澄江之如練臨風以懷謝公伏惟壽比嵩高
芳流竹素名齊綺皓位自伊周某不任忻忭瞻
馳之至

疏

督府交代疏

代作

伏惟開府建牙實乃紀綱重地宣威布德必須
經略鴻材矧天梯石棧間關素號益都玉壘峨

眉險絕無如蜀道國家咽喉之處更重南中廟
堂籌策之勞累勤西顧是惟得人乃稱任使詎
意宏恩謬及非材臣性資蠢直智計凡庸濫竽
江左久玷烏府之榮秉鉞東方莫拯鯨波之青
歲事多虞祇自深臣子尸曠之責民饑當卹尚
未宣君父浩蕩之仁忽荷新恩益慙舊職蜀部
關心已睹西人之旌節吳雲回首敢忘東土之
黔黎戴天履地微誠願比于蟻矐足國安邊綿
力誓捐乎犬馬春和秋肅仰希先哲之寬嚴內
安外攘務布朝廷之威德臣無任感激屏營
之至爲此具本專差齋捧謹具奏聞

白榆集卷之十四



